



鰲頭

論語集註

四

12
3201
6



口 12
3201
6

昭和十年
二月五日
購

衛靈公第十五 註凡四十一章 大全通考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由處前三章又公疑為在陳一
之言餘亦多記夫子行與門人問答之辭

○衛靈公卜孔子 大全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于孔子明白與孔子語
見蜚鳥仰視之色不在孔
子遂行復如陳是巖魯哀
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
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
何也朱子曰為國以禮戰
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
况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
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
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
為白最久而所以啓告之
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
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
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
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
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
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
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

日遂行 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
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

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
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

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孔子去
子路

論語八

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罍豆之事則嘗存疑云祭祀尚有許多文物亦不止罍豆曰罍豆者舉一以該其餘也△文林貫旨云嘗聞之猶云曾子而知之△杜靜臺筆記云曰嘗聞曰未學非真知文不知武也抑其不當問而啓其所當問也在陳絕糧備攷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四年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入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疾今者又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神尼之意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從者病莫能與朱子疑楚聘夫子恐陳蔡大夫必不敢圍故集註即以此章爲去衛適陳之時然或問又依史記至知德者鮮爲絕糧以後一時

餓△文林貫旨云病是憂患皆是患孔子之道真能大行於斯△覺路云病莫能興還作病道真能興起在位非餓病不能起也△通義仁山金氏曰按孔子凡三去衛定公十四年居衛十月去衛將適陳適匡爲匡人所圍得去適蒲月餘復又去衛適宋遭伐木之禍十五年自鄭適陳哀公二年反于衛因問陳而行復如陳哀公六年楚昭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從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今者又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神尼之意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從者病莫能與朱子疑楚聘夫子恐陳蔡大夫必不敢圍故集註即以此章爲去衛適陳之時然或問又依史記至知德者鮮爲絕糧以後一時

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

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通反○何氏曰濫也言君子固窮時

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對曰然非與其積學功至而以發之

亦將有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見第四篇然

得也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彫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轉如

毛毛猶有倫上夫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

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

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

之言則又舊說也子路

見知新日錄李南黎曰

子路慍見子路非自慍也

為夫子慍也△揚明云君

子指孔子窮是厄塞不道

固窮或問固窮有二義

朱子曰固守其窮恐聖人

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

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

乎答曰君子固是有窮時

不如小人窮則濫耳以固

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

相應集註無所顧一高中

玄問辨錄云無所顧慮之

說非也只是無上下之交

耳右第一章章圖鄱陽朱

氏曰此章前一節聖人去就之義後一節聖人處困之道

○子曰賜多學蒙引云多學多聞多見也能識是所聞所見又都記得也△脉云此章多字一

顏曾以下諸子所學
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

者鮮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

已有不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

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

為慍見
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

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音扶○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

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

堯之後而又得入以任眾職故尤不

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

也二字正業上非與言之所以決其疑也△存疑云萬物之理咸具於人之一心理雖有萬其實渾

融為一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萬殊一本也聖人氣質清明無物欲之

蔽所謂一者不失故曰用之間隨他千頭萬緒到面前只以此照之久而慈子而孝君而仁臣而敬

視而明聽而聰一物一理萬物萬理都是這一心之理照之此聖人之一貫也自聖人以下氣質不

能清明物欲不能無蔽萬理之具於心者不能無昏昧障礙若不隨事隨物探討窮究許多道理如

何得明多學而誠正探討窮究以明之也然學業多識都無個本領源頭處不遇口耳形迹之粗

而已安能有得於已故須有個一貫道理然工夫未到心中噴噴強欲去貫他如何貫得故必轉學

多識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則心体光明冲漠無朕之中森然已備者後全於我萬殊一本之理

始有以貫之此學者之一貫云云△文林貫貫云之字指天下萬事萬物言△蒙引云彼以行言此

以知言行該得知知該不得行也集註聖人之道一經文二十送王墳秀才序云孔子之道大而能

博門弟子不能備觀而盡識也德輿如毛詩丞民篇曰人亦有言德輿如毛民鮮克舉之朱子曰

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慶源輔氏曰德人固有一身而言之隨用而足故舉

之甚易不啻如一毛之輕只為氣質物欲為之遮蔽故懵然不知非至意誠者莫能舉也朱子曰

之毛則猶有可比如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

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蔡清云謝氏

註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明聖人一貫之言如天之於眾物匪物刻而雕之三所學之上李滄溟

曰告曾子以道言謂一理貫萬事告子貢以學言謂一心貫萬理右第二章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

聖人自言聖人之學學以知言又曰吾道一貫是以一理而應萬事予一以貫之是以一理而該萬

理

○子曰由知德大全南

軒張氏曰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蒙引云德

謂義理之得於己者知者知其意味之實也知德與知道不同觀大註可見

第三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錄成弟子而見人心義理之重絕根即溫見不如此故也

○子曰無為存疑云無為而治聖人皆然獨稱舜者與

曰錄九西川云無為而治者行所無事也恭已即篤恭兢兢業業不敢作聰明恭之至也△微言蘊紫溪曰順其自然而無所作為孟子行所無事是也△存疑云恭已以敬之見乎外者言故曰敬德之容敬德二字就在內面說個無為而治右第四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發聖人為君之道而因見其氣象

○子張問行圖解云問行是問處處行得去所以無阻碍之意△文林貫且云問行是欲行无不和意言忠信行篤

忠厚不刻薄君子篤於親故舊不遺皆篤厚之事敬是敬事而信之敬凡事戒謹恐懼惟恐更不放肆也

存疑云曰子曰在與亦即兩事以示例耳自此推之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不然也△脉云立則見二句只是此心常在之之意立與在與字不可忽立

是此身住之境即心之靜機也在與是此身行之境即心之動機也

天然揚明云夫字美上二句然後字見行之不易意

往參太全禮記曲禮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也謂兩人相附麗而並坐或

論語

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問

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

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

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

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

倚於衡也天然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

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

衡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

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

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

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

養之及其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

○子張問行問

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

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

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

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

倚於衡也天然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

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

衡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

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

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

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

並立我母在參之為三焉於忠信篤敬。大全鄭氏舜卒曰子張務外者也故問于孫問行皆以言
行告之忠信篤敬視寡尤寡梅淺深不侔子張之卒進矣常若見一王規濤曰看註常若有見常字
與穆字有別常見無時不然若豫則限定在未一言未行之先讓子張書諸紳蒙引云子張書紳
者蓋以愛教之時此心固在聞教之後怠心或生故特以孔子上文所告之書諸紳則身在此實
在是則忠信篤敬亦在是矣然此在顏曾則不用書紳亦可見子張之為有志者發於實心見於實
事也。集註學要鞭辟。大全通考仁山金氏曰辟音闢如行避人之避謂猶前驅者以鞭闢約入使
開向一邊也朱子曰鞭辟近裏此是洛中語辟如驅辟一般一處說作鞭約是要鞭督向裏去人人
皆就外面做工夫下云切問近思言思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向外去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
着已。△存疑云鞭辟者以鞭辟人也鞭辟近裏者已者凡人為學多務外不著已故要鞭辟使近裏
著已也。即此是學者此指博學篤志至參前倚衡皆鞭辟近裏著已也故曰是學言此是個正當學
問也。△通義白雲許氏曰集註鞭辟辟音闢開也鞭開如前驅攔約向內自西傍視之則為近裏此
蓋當時洛中方言着已切此也。博學而篤一出字張篇右第。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
而救其務外之失。

○子曰直哉。盧未人云直謂字正。△覺隆云直兼言不屈行不阿以節操言非單指諫諍說。更魚
邦有。人物考云史魚名鮒字子魚衛大夫具季札避衛見子魚鮒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脉
云邦是衛邦有道須淺淺看靈公時不見得有道直兼言行說蓋言不詘行不阿皆直也云云。更魚
事見家語家語困誓篇衛遺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及任之史魚數諫而不從病將卒命
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遺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
畢矣禮飯於牖下小飲於戶內大飲於阼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平焉怪而問焉其子以父言

出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遺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逐之孔子
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夫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大。遺伯玉邦有。大
全胡氏曰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楊明云有道是紀綱治世是出而行其所學無道是紀
綱紊亂可字是不難意卷
懷是欲其身而退。可卷而
懷之。大全陳新竒曰卷懷
皆指此道而言以此事以
為證。▲講述云可字見其
實退畧無顧亦猶云可止
則止之意。▲林次崖云蒙
引曰之字指身卷而懷之
欲身而退也可字亦似能
字遺伯玉曰可卷而懷之
則知史魚不可卷懷也。▲
文林貫首云之指道言。集
註孫林精審殖。常職。大全
云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
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
服而朝日所不召而射鴻

如矣。邦無道如矣。史官名魚。衛大夫名。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君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子哉。遺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孫林父甯殖放執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遺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得也。

於圍三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微之冠二子怒

孫文子林入如戚孫蒯孫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

歌巧言之卒章蒯懼生受

子子君忌我矣弗先必死

并怒於戚而入見遽伯玉

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犬

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

對曰君制其國臣收好之

雖好之庸知愈乎遂行從

近闕出公使子喬子伯子

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

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

人立公孫剽孫林父齊殖

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

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自苟

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生

遽伯玉伯玉曰瓊不得聞君之出

敢聞其入遂行二月甯喜攻孫氏

克之殺子叔衛侯剽也言子叔剽

無諡故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

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

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

人亦不失言知去○子曰志士仁人無

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有志

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

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

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

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

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賈命者

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

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

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曰可與言燃犀解云可與言乃欲達未達之間正見其可乃不知其可而不與言是忽其人

而不知誤遺此人若無

欲達未達之機便不可與

言乃不知其不可而輕與

言是徒言無益誤出此言

不知者是能識可與不可

之機括者故人與言皆無

所與刑疏若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是可與言而不與

言是失於彼人也若中人

以下不可語上而已與之

言則失已言也惟知者明

於事二者俱不失失人不

可

脈云失人是誤遺此

人失言誤出此言云云右

第

七章章圖鄱陽朱氏曰

此章論交際之道而主乎

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

首也天關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

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

其士之仁者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

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砥以成

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

仁也故孔子告之

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

子曰行夏之

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日卷懷皆指此道而言引此事以為證石第

六章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見

二子之優

劣

○子曰可與言燃犀解云可與言乃欲達未達之間正見其可乃不知其可而不與言是忽其人

而不知誤遺此人若無

欲達未達之機便不可與

言乃不知其不可而輕與

言是徒言無益誤出此言

不知者是能識可與不可

之機括者故人與言皆無

所與刑疏若中人以上可

知人之知

○子曰志士仁人鄭氏

舜舉曰志士不以死生為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唯曰不懼或未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

太全雙峯饒氏曰仁人與仁為一仁為我有矣志士與仁猶二但有志於為仁

仁人者自然無求生害仁有殺身成仁志士亦能免而為之比干是仁人豫讓張巡是志士存疑云志士是利仁者仁人是安仁者

微言王觀濤曰害仁成仁只重理當死上若理不當死不貴徒死

通義鄒陽朱氏曰仁兼心中理言亦曰洗以行道言子罕言仁是洗其大槩若殺身成仁則就死生患難而言安仁利仁君子去仁則就富貴貧賤而言此皆即其處事言而存心在其中此章又以仁者言又如夫子言而親仁又言愛士之仁是皆指仁人而言

故手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

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

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以告顏子也

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

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服周之冕周冕有五祭服得其中也服周之冕之冠也冠上有

我專指愛為仁故其敵也愚夫子舉成德而言則仁之中未嘗無知也又曰專言仁者則成德也

也若以仁者對智者勇者則又有不同以一人之身而兼有其德則始就其體而以仁者目之也

以其人質有所似德有所成而稱之為仁人則因其所有而得仁者之名也有殺身太全胡氏曰

當死而死於理為是於心始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

蒙引云殺身以成仁者非不擇其死也生以成仁者亦非老終命石第八章章圖都朱氏曰此章論處患難之道而以行決之仁以事言

○子貢曰子日王圖解云工匠人也事也善事如做那器具精緻利器如磨利其斧鑿之類此二句是引起詞其大天大全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者也士言仁方見於修身者

蒙引云賢以事言事亦仁之發也仁以德言居仁則大人之事備矣子貢悅不太全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且益賜也且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

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家語六本有所嚴憚太全陳新安曰嚴憚指事大夫之賢切指指士之仁石第九章章圖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見為仁之資

○顏淵問為邦蒙引云曰為邦者謙辭亦以夫子所答而見高中玄問辨錄云問顏淵問為邦註云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然否曰此亦問為邦而已何謂謙辭曰伊川云

春秋之書君主不易之法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詔舞是也然否曰伊川以春秋為孔子自行天子之事自創制立法故以春王正月為行夏之時四代禮樂為其所立之法然春秋只是周天子之事率諸侯以尊周何嘗自立法度即春王正

之說

蒙引云：是舉大法出之，至放鄭聲以下，却是戒意。謝肇五雜俎曰：夫子謂鄭聲淫，淫者靡也。巧也樂而過度也，艷而無實也。蓋鄭衛之風俗侈靡，纖巧故其聲言亦然，無大雅之致也。後人以淫為淫，故舉以二國之詩，皆為男女會合之作，失之遠矣。云云。揚明云：淫是聲色流靡，淨蕩非是淫於色。集註辨給，謂以辨口取辨，大舍雲峯胡氏曰：集註前訓，後皆但謂其辨給也，則先之以卑誦，蓋辨給在口，卑誦在心，此所謂辨言令色孔孩者也。虞夏一戒，飭書經益稷篇云：帝庸作歌，日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云云。註勅戒勅也，德可久業，易繫辭可久賢人之德，可大賢人之業。石第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論為治之定法，既言立法，又言守法。

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主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

○子曰：人無遠慮，則備不豫而憂至矣。慮遠而備豫，則有以弭憂也。講述云：遠近即久近也。以我言，不以地言。註中凡席千里，借言之也。▲脉云：遠慮是處理，非慮事，惟理可預，度于千百世之後，故謂之遠云云。集註蘇氏曰：人之近以地言，若遠近以時言，恐亦可通。如國家立一法度，若不為長遠之慮，則目前即有近憂矣。▲又蘇氏曰：蘇氏只說得地之遠近，欠說時之遠近。若云：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矣。意左足大。▲存疑云：千里几席是發明遠近意，不是以地言。小註看錯。右第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防患之道。

好色者也。好，去聲。○已矣乎！歎。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如好色，吾嘗真見也。今其已矣乎。▲脈云此章已矣乎二字有絕望中寓激勵之意云云。吾未見也。大全新安陳氏曰：吾未見也。德如好色者也。已見乎罕篇此加上三子而登人之意愈切也。▲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歎時人好樂之失德，以有德之人言。

○子曰：臧文仲，其智也。自曰：看其字者與字，只是怪難語耳。勿直頭罵他是。取夫子於武仲之請，曰：要於文仲之位，曰：竊皆就其上。隱微處誅之也。▲人物考曰：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也。名獲字季食，無駭之子。盜踞之兄，食邑柳下。謚曰惠，仕魯為士師。集註：竊位言不稱。通義程氏復心曰：竊者非所當得而陰私取之也。言不稱其位，則有非所當得者矣。言有愧於心，則有陰私取之者矣。臧文仲為政，通義金仁山曰：歷舊文。

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子曰

不日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

如之何者，孰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

何矣。○子曰：君居終日言不及義，好

行小慧，難矣哉。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

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

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

二公孔子以為不仁。大全新張氏存中曰：見公治長篇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章。石第三十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斥其蔽賢之罪。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也。朱子曰：厚是自責得重責，又責積而不已之意。曰：伯恭性偏急，只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寬厚和易，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遠怨矣。知新日錄徐山石泉曰：遠怨不也是人不怨已，雖已亦無所怨於人矣。薄責於人者，自不過求求而不遂，始有怨。石第三十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明止怨之道。

○子曰：不日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言其事必敗，雖已不能救之也。猶云：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大學傳曰：小人之使為國家，苗莠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是此意。石第十五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之道，而致儆戒之辭。

○子曰：小慧難矣。虛齋曰：小慧是不順義理之正，就其利欲之私者。揚明云：小慧是小巧邪僻之事，行即是行其所言者。存疑云：難矣哉者，入德難免患亦難也。石第三十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之道，而致儆戒之辭。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而後從之。文林貫直云：君子指人言，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事根骨，禮以節文言行之是行，那義以為質之事務以出之，節謙以制事，意信以成之，是以實心貫徹于事，而成始成終的意。君子指道言，哉字是贊美之辭。存疑云：遜只是恭敬揖遜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節文度數所以飾讓也。禮行而不遜以出之，則徒有個節文度數，全無恭敬揖遜底意思。徒守個禮之軀殼，禮之根本都無。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而後從之。文林貫直云：君子指人言，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事根骨，禮以節文言行之是行，那義以為質之事務以出之，節謙以制事，意信以成之，是以實心貫徹于事，而成始成終的意。君子指道言，哉字是贊美之辭。存疑云：遜只是恭敬揖遜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節文度數所以飾讓也。禮行而不遜以出之，則徒有個節文度數，全無恭敬揖遜底意思。徒守個禮之軀殼，禮之根本都無。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而後從之。文林貫直云：君子指人言，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事根骨，禮以節文言行之是行，那義以為質之事務以出之，節謙以制事，意信以成之，是以實心貫徹于事，而成始成終的意。君子指道言，哉字是贊美之辭。存疑云：遜只是恭敬揖遜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節文度數所以飾讓也。禮行而不遜以出之，則徒有個節文度數，全無恭敬揖遜底意思。徒守個禮之軀殼，禮之根本都無。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而後從之。文林貫直云：君子指人言，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事根骨，禮以節文言行之是行，那義以為質之事務以出之，節謙以制事，意信以成之，是以實心貫徹于事，而成始成終的意。君子指道言，哉字是贊美之辭。存疑云：遜只是恭敬揖遜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節文度數所以飾讓也。禮行而不遜以出之，則徒有個節文度數，全無恭敬揖遜底意思。徒守個禮之軀殼，禮之根本都無。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而後從之。文林貫直云：君子指人言，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事根骨，禮以節文言行之是行，那義以為質之事務以出之，節謙以制事，意信以成之，是以實心貫徹于事，而成始成終的意。君子指道言，哉字是贊美之辭。存疑云：遜只是恭敬揖遜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節文度數所以飾讓也。禮行而不遜以出之，則徒有個節文度數，全無恭敬揖遜底意思。徒守個禮之軀殼，禮之根本都無。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而後從之。文林貫直云：君子指人言，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事根骨，禮以節文言行之是行，那義以為質之事務以出之，節謙以制事，意信以成之，是以實心貫徹于事，而成始成終的意。君子指道言，哉字是贊美之辭。存疑云：遜只是恭敬揖遜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節文度數所以飾讓也。禮行而不遜以出之，則徒有個節文度數，全無恭敬揖遜底意思。徒守個禮之軀殼，禮之根本都無。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而後從之。文林貫直云：君子指人言，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事根骨，禮以節文言行之是行，那義以為質之事務以出之，節謙以制事，意信以成之，是以實心貫徹于事，而成始成終的意。君子指道言，哉字是贊美之辭。存疑云：遜只是恭敬揖遜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節文度數所以飾讓也。禮行而不遜以出之，則徒有個節文度數，全無恭敬揖遜底意思。徒守個禮之軀殼，禮之根本都無。

了是雖致飾於節文度數之間亦將內外扞格而無從容中道之妙矣此禮之行所以必貴於遜出禮而不遜未有能成其禮者故曰君子恭敬揖遜以行禮又曰謙以制禮皆是此意○遜以出之者出禮也出與行遜與禮當如此分小註以孫出為出詞氣固不為實意亦非蒙引恐有拘泥圭角必須有遜順之風似亦未得其旨蓋遜者禮之寔也節為國以禮之讓字故註曰退遜○言禮行而後遜出者自未而探本也聖人恐徒守禮之末節而失其本也若單言則該得禮是也此說遜字似頗明出字若依諸家說與行亦無分別愚此說似通▲揚明云出是舉而措之○臣註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易坤文言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大全慶源輔氏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從內

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子曰君子求諸已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揚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已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于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子曰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莊以持已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子曰君

出外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是田外說入內○石第廿七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之道又義之與比在未處事之前義以為質則一事之始終備矣○子曰君子病揚明云君子是務學之人病是憂慮能是性分所應為者▲脉云能字亦要看萬分中有之未盡不謂能矣▲文林質曰云能指德業知行說▲大全問既謂之君子緣何病其無能雙峯饒氏曰若自以為有能則不足以為君子如云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道四丘未能一焉夫子豈是無能者○石第廿八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為己之學○子曰君子疾△大全厚齊鴻氏曰病△者病我也疾△之者疾人也▲蒙引云疾自疾也疾沒世而名不稱者恐其沒而名不稱也若已

出外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是田外說入內○石第廿七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之道又義之與比在未處事之前義以為質則一事之始終備矣○子曰君子病揚明云君子是務學之人病是憂慮能是性分所應為者▲脉云能字亦要看萬分中有之未盡不謂能矣▲文林質曰云能指德業知行說▲大全問既謂之君子緣何病其無能雙峯饒氏曰若自以為有能則不足以為君子如云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道四丘未能一焉夫子豈是無能者○石第廿八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為己之學○子曰君子疾△大全厚齊鴻氏曰病△者病我也疾△之者疾人也▲蒙引云疾自疾也疾沒世而名不稱者恐其沒而名不稱也若已

沒世了如何疾得厚齋之說不必用。南黎曰沒世猶云至死耳。疾即自愧作之意。脈云此章不重名只重實名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無實之可名是虛過此生故君子每以為疾而所以求其實者不容緩矣。朱氏曰此章勉人務實以為得名之本。

子曰君子求甲第云君子求諸已不止於自反而不貴人如在上陵下在下不接上蓋只知盡其在我不求於人小人求諸人故上交必諂下交必瀆。揚明云求字有千萬百計殫精竭神必求得之之意。文林貫泉求諸已足凡事惟求諸已如愛人不親及其仁之類都是。講述云此章以入己別君子小人與為己為人章異不同彼專就為己

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子貢問

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

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其推已及物

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

譽者其有所試矣。譽者稱人

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

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之

言五口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

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舉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二

大夫言此較說得廣此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如愛人不親及其仁等類皆是然內外誠偽則與為己為人同一心術。云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云云。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之言五口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舉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二

章明君子處已待人之道。○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子曰君子指在位者。○焦氏講錄曰近世取士者科場之文字選官者方聞之考

工夫言此較說得廣此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如愛人不親及其仁等類皆是然內外誠偽則與為己為人同一心術。云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云云。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之言五口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舉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二

章明君子處已待人之道。○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子曰君子指在位者。○焦氏講錄曰近世取士者科場之文字選官者方聞之考

工夫言此較說得廣此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如愛人不親及其仁等類皆是然內外誠偽則與為己為人同一心術。云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云云。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之言五口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舉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二

工夫言此較說得廣此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如愛人不親及其仁等類皆是然內外誠偽則與為己為人同一心術。云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云云。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之言五口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舉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二

工夫言此較說得廣此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如愛人不親及其仁等類皆是然內外誠偽則與為己為人同一心術。云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云云。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之言五口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舉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二

語全是以言舉人矣所愛者效吐尺珠玉所惡者焚華皆腐朽全是以言廢人矣△脉云此章是廣
言路意以言字作主只做一個人說謂君子是個至公的人苟其人未善而言或取即不以言之故
舉人而開進之門豈以人之故廢言而使善言伏哉重下句右第廿二章章圖鄱陽朱氏曰
此章見君子取舍之公心用心必察其實聽言不存於私

○子貢問曰有一言者非一也一字也○天全新安陳氏曰恕求仁之方語曰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說約云恕既為一字則下八字解之
之辭也張南軒云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恕之方△微言李彭山曰此不言忠忠在勿施上朱子謂說
恕時忠在裏面了

○子曰吾一誰毀○揚明云人字指當時之人△大全胡氏曰毀云損其真若叔孫武叔之毀仲尼
是也譽云過其實孟子所謂聲聞過實是也△蔡虛齋曰如有所譽者其在所試矣如雍也可使南
面之類○斯民也○所以○大全朱子曰斯民是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為善之民聖人說一句
話便是恁地開便是從頭說下來此民乃是三代之時意道而行之民我今若有所毀譽亦不得迂曲
而在其是非之實△又曰所以二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揚明云民指春秋時之民說△大全南
軒張氏曰誰毀誰譽謂善於人初無毀譽之意也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說也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春
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亦無古今之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理之謂直可與譽在
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討罪亦若是也△脉云斯民節言今日此民即三代之君所當以直道而
行之者也直道二字正破毀譽字三代之直道而行亦以民心本直故此道行得今之民心猶三代之
民心亦惟直道可行之故無毀譽夫子此言隱然欲以是非維持直道意直一也在民是非自然處
曰直心在三王賞罰順其是非自然處曰直道△直解云一說湯海若提要曰直道而行指三代之

君言不指民謂三代之聖王所當以直道賞罰而非非之者也其善無有作好惡其惡無有作惡彼
禹湯文武以來原是如此行一毫不可枉所以立天下是非之極吾安得以毀譽行其間哉夫子之
此言分明以禹湯文武待其身直欲與民其游直道以還三代之盛意此意亦妙集註尹氏曰孔子

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

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

夫音扶○揚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

夫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

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

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

曰此章義疑○子曰巧言亂德小不

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

之勇皆是○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

○子曰吾猶及○揚明云
章聖人慎重是非之意
四章章圖鄱陽朱氏曰此
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
行而不相悖也右第廿
章聖人慎重是非之意

○子曰吾猶及○揚明云

猶及是尚及見也史是史官闕文闕其虛文以俟知有馬是我所有人所無者乘是騎馬今指天子時言云作無字看矣夫二字有傷嘆意▲大金雲峰胡氏曰史闕文猶不挾已所見以自是焉借人猶不挾已所有以自私▲蒙引云春秋桓十四年書夏五此傳疑也所謂及史缺文也遇曰詭人之喪脫駿以購之所謂有馬而借入乘矣

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楊氏曰惟好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

全趙氏曰二事大小精粗實不相並故又載胡氏說于後亦闕疑之意

○子曰巧言亂仁甲策云巧言是粉飾言▲蒙引云韓信勝下之辱彷彿近於能忍讓如婦人之仁山史記列傳三十二淮陰侯傳字也▲大金或問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強弱不同同為不忍何也

朱子曰忍之義禁而不發之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也▲大金雲峯胡氏曰亂大謀彼自亂彼之事亂德非惟自亂其心術且能亂入之心術

○子曰衆惡之文林貫百云衆指凡常人說大金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爾▲大金南軒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孟子於神子匡章是也△双峯饒氏曰南軒所引神子匡章事甚切齊人皆以神子為廉孟子獨能辨其不廉此其衆好必察處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孟子獨不以不孝目之此是衆惡必察處又曰衆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及以為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新安陳氏曰惟仁者無私心而好惡當於理方能為衆人之衡鑑焉△脉云看來心字非作意篤強只是順是非之理而定取舍之公也察者察其本人可好可惡之實

○子曰人能弘道大金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搖手○雙峯饒氏曰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說若就道體上說則道自際天蟠地何待人弘又曰四端甚微廣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弘道四如黃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微言夏九範曰此人字指聖賢之徒非道弘人只是覆說以決之猶云可離非道也但可意會不可死殺說△存疑云道者人之所以為入之理弘者擴而大之也此道本

大非入能弘之也。滿其分量。宜道之分量本大。蔽於氣稟物欲。則失其道。宋潛溪釋義曰。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其分量本大。非人能大之也。人能盡知行之切。自近以及遠。自小以至大。推之而至其極。則其分量之大。復全於我是。廓而大之也。集註。弘廓而通義。弘舊本避宋諱。作洪。廓亦作擴。舊本亦避諱。作廣。語孟註中多然。性不知檢其心。大全問性。不知檢其心。潛室陳氏曰。性指道。心指入。右第二十八章。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擴充道體之辭。○子曰。過而不存。疑云。此可見人不患於有過。而患不能改過。微言王汝中曰。過者無心之失也。安于過而不改。則謂之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也。此其辨也。右第二十九章。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改過而為儆戒之辭。

○子曰。吾嘗終日。揚明云。吾嘗。一字貫下。以思終日。終夜是窮日夜之勞。不食是不暇食。不履是。不暇履。以思項上。二句是一心思想道理。集註。遜志書程說。命惟學。遜志務學。蔡註。遜謙抑也。右第三十章。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學之辭。學以行言。○子曰。君子謀道。蒙引云。謀道以專言。專道以心言。▲存疑云。此章意思當作三節看。謀道不謀食。是說君子之學。學也。祿在其中。是說學有得祿之理。憂道不憂貧。是明其無求祿之心。耕也。餒在其中。不重是起下學也。祿在其中。句。○子曰。知及之。禮未善也。又云。仁以無字指理言。又云。仁以無字指理言。又云。仁以無字指理言。

益不如學也。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反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子曰。知及之。

之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足以知之。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臨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故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動之。動民也。猶白鼓舞而作興之。云。禮。謂義理之節文。

禮未善也。與之。云。禮。謂義理之節文。

禮未善也。與之。云。禮。謂義理之節文。

私欲言存疑云不自行而日守者守此行尤深也故中庸說擇守行是踐其所知守是行之有得者持之不夫也云云知及之仁存疑云臨民之時不能莊以蒞之則衣冠不正瞻視不尊而民不見其可畏是亦氣質學問之小疵於道未備也講述云不莊則不重不成人將玩之不敬矣傳註不見其可畏出孟子梁惠王篇知及之不以禮大全雙峰饒氏曰此章大箇之字要分別及之字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泄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紫庭齋曰禮者謂凡號令設施措置舉中道理△蒙引云此章是就士大夫言△存疑云未善言道理未至於盡善也右第三十一章章圖蘇陽朱氏曰此章明為學臨民之事仁以禮言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泄之不莊動之不以為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子曰君子不奇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昧必無一長可取○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

○子曰君子不... 大全朱子曰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然能任天下之重而不懼小人丁才之長亦可器使但不可任大專耳△大全雙峯饒氏曰君子於小事上有拙處小人於小事上有長處所以不可以一節觀之或問君子才全德備何為於小事上有拙處曰不可一舉論君子亦

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之於水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而必為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

朱氏曰此章兼才德器量... 論語... 十六

而致觀人之道

○子曰民之於一揚明云民字當入字看仁以心德之理言甚是宜仁更切於水火△文林貫首云甚是切意見蹈而一豚云蹈字即仁為已任之意註中失其心與生死字講甚於水火處且勿露云云

○子曰當仁一蒙引云為不日當仁不讓於父兄而必日不讓於師者蓋師是已所推服以為不可及而素讓之者也猶且不讓焉其稽當可知當仁不讓又當仁不讓見非獨師不讓也

○子曰事君敬一存疑日後其食不是說敬其事了隨後計其食也置之而不計也故曰與後獲之後同

○子曰君子貞一文林貫首云君子是執道義的人△覺路云孫真佐曰貞諒二字要勘出正與不正之別龍逢比干死于貞荆軻畢政死于諒首陽之採薇抱萬古之貞於陵蠶室守一時之諒貞者有執厥中諒者執中無權貞者無適無莫諒者必信必果△揚明云貞是真見正理而歿於守諒是不擇是非而偏於守

則不可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而固

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

而後其食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心也。○子

曰有教無類之殊者氣習之殊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子曰

道不同不相為謀善惡邪正之類

而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而固

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

而後其食

子之仕也

有官守者修其職

有言責者盡其忠

皆以敬吾之心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而固

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

而後其食

子之仕也

有官守者修其職

有言責者盡其忠

外而過求之非以繁為富則以華美為麗正理反為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為主▲甲第云離非但辭命凡訓誥著述皆是達字是意已條暢明盡非唯從簡約之謂如其達也即長篇累牘亦不妨而已矣字要着見未達則求達既達則不復有加也▲脉云辭兼明道之辭經世之詞▲知新日錄李南黎曰辭字該得廣九載籍之記述君命之出納隣交之聘問皆辭也▲文林貫旨云達是發其意已矣見不必更求富麗意

○師見見人物考曰師是管樂師師樂師太全胡氏曰周禮樂師太師皆以師名管鐘琴瑟

辨論自曰師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管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區名通義如春秋傳所記師笈師慧之類師晃出道德與脉云與師言之是一句道與又是一句問果道之當然與子張之問是意其必出於道非疑其非道文林貫旨云道與見有道存其間子曰然固相如新日錄夏古泗曰固字好看蓋聖人之於人亦盡其固然者而非有所假也徐若泉初問云聖人處處皆有道理皆錄此心自然流出故云相師之道也固者管必有大全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二百人既人既聆掌太師之職管鐘琴瑟之類凡樂事相瞽矇不備則書經大禹謨

子曰辭達而已矣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師

晃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

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師樂師

瞽者晃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諺之師晃出子張

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聖門學

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管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

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為一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申音俞○顓冉

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季氏第十六 禮記 洪氏曰

此篇論以皆稱孔子且且三友五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可驗

△大全厚齋馮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識諸侯之失

此篇首季氏以識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後節

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意語乃記者以爲篇次之意

△大全通考勿軒熊氏曰首二章皆嘆增也餘亦雜記夫子言行△通義仁山

金氏曰齊論章句頗多於齊論此篇首章句語甚多後章亦然故疑其文從齊論

○季氏將伐顓臾 通義仁山金氏曰顓臾風姓太皞之後今沂州費縣西北有顓臾故城寒字記在費縣西北八十里

○晉附庸記 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入於天子附諸侯曰附庸鄭注云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大國未能以其名通公

云禮記注氏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曰附庸一曰庸城也猶屬城也亦謂之影國

曰庸常也以附大國爲常詳見于孟子滕文公篇之贅頭再見于季路問

全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若之何求曰一子宋一子從公御諸境孟孫子洩帥

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獲甲首

八十齊人遁冉有請從季孫弗許

史記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秋季孫相子病驚而見魯

城囂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言獲罪於孔子故不

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相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

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孔子曰求無乃

爾是過與與平聲○冉有爲季氏聚夫

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

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夫音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

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

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

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

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

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

而

不

扶

則

將

焉

用

彼

相

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能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召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逸于蔡冉有為季氏將與齊戰於郊克之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過乎冉有曰學於孔子是以歸迎孔子于子歸魯大

諫諫而不聽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也櫝戶甲友櫝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櫝音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一子居其位而不失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任其責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孔子

地方百里之說則魯地安有七百里宋子曰七百里是禮記說每疑百里如何做得侯國又容得庸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必不止百里然此處亦難考△大全通考仁山金氏曰詩乃命魯公侯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公封於魯為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之也社稷一蒙引云社稷魯公之社稷也故曰社稷猶云公家季氏取其

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丘也聞有國有家欲之謂貪其利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貧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夫如是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獲二子各一皆

論語

二十

盡征之而貢子公冉有曰
夫子欲一脈云欲字猶今
人言德要如此耳作要字
看孔子曰求周子姓篇
亦周任商大夫一云周大夫
未詳其出處蓋古之立官
人也陳力就一存疑曰能
陳力則就其位不能則止
而不就其位△揚明云陳
九是布其匡救之九就列
是居人臣之位列不能
是不能陳力止是不就列
危則未至顛仆持是安置
之顛則已至踣困扶是振
起之皆就相譽說顛而不扶
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既踣須扶起之△微言程復心曰危未至顛故欲扶顛則既踣矣故須扶而起
之△爾言過一脈云且爾言字不可放過謂一臣欲與不欲吾未暇論且就爾所云不欲者斯言亦

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
則安之夫音扶○內治脩然後遠人服
於遠勤兵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
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
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顯
更分崩離析謂四分而謀動干戈於邦
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更而在蕭牆

通矣云云兕野牛也趙氏曰兕似犀一角毛青皮堅可為鎧兕州記謂角長一尺餘形如馬鞍
柄柙也柙困也以藏虎兕冉有曰今天夫一存疑云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執近於費則在我有侵凌
之患孔子曰求君子一蒙引云求君子疾矣句言此乃是君子之所疾也語意與是故惡夫佞者同
言季氏伐顯更本是貪其利乃不曰貪其利而必為之辭言為子孫憂反謂彼為我害○今日欲之
欲字與夫子欲之欲字不同故此欲字註釋解曰謂貪其利△通義東嘉史氏曰或以全曰欲之為
應上文夫子欲之語及蒙引之曰兩箇欲字文意不同上欲字是意欲之欲是說季氏之意自欲伐
顯更此欲字是貪欲之欲是說季氏貪顯更之地今觀集註後欲之字釋作貪其利則必欲之言
信也△存疑君子疾夫舍曰欲之直趕到而為之辭作一句讀方是言季氏之取顯更本是貪欲也
今乃舍說貪欲而為飾詞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是君子之所疾也△在也聞有國一蒙引云有
國謂諸侯有家謂卿大夫泛說△脈云二患字從心裏說國家本無貧寡因患見貧寡患貧寡則不
顯均安患不均不安則自不患貧云云天如是△天全新安陳氏曰夫如是總包括上三句即所謂
內治脩也今不均不安既與內治脩反矣又欲興兵續武則與脩文德反矣△蒙引云夫如是指均
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說△揚明云遠人泛說勿指顯更宿文德蒙引云文德仁義是也今由與求
一遠人一達說云今字對上聞字看遠人指顯更不妨蓋不屬季氏便是遠人也△蒙引云遠人不
服而不能來者不脩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者不脩內治也△揚明云人指顯更集註遠人
謂顯更通義仁山金氏曰遠人泛言他國下文謀動干戈於邦內則顯更非遠者言蕭牆之內則視
顯更為遠人爾分崩一蒙引云分崩之中又離折也大夫為公室之患家臣又為大夫之患家臣屢
叛大全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因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桓子之從父昆弟也虎欲為亂恐二子不
從故囚之而逐神梁懷十月丁亥殺公何莖氏族已丑盟桓子于椽門之內晉南城門庚寅六詛

論語

逐公父敬即文伯及秦造

皆齊八年季寤桓子之

弟公鉏極桓子族子公山

不往覆等皆不得志於季

氏叔孫輒叔孫氏廢子

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叔

孫帶之孫不得志於魯故

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

桓以季寤代季氏叔孫輒

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十月

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

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以

適孟氏陽虎却公與武叔

以伐孟氏公欽處父能成

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

于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

說音陽甲如公宮取寶玉大

憂字相應蕭牆明其近也憂

不在遠而在近節今日之貧

寡尚不能保况需富強乎哉

云在蕭牆

大全馮氏曰蕭肅也臣之見

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牆

集註千楮也大全楮番尹反

兵器也正作

之內也干楮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

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

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

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顯

史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

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

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

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

伐顯史之事不見於經傳○孔子曰

其以夫干之言而止也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

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

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

失矣陪臣執國命二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

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

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

數不過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不

知此得專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政則下

無私議非箕其口使不敢言○孔子

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

○孔子曰天下有上存疑

云侯國所用禮樂皆經天

子之制作不敢變禮易樂

是樂自天子出也征伐四

方皆受命於天子諸侯不

敢專是征伐自天子也齊

變田賦而作內政魯稅畝

作中軍季氏於泰山皆受

禮也諸侯既可專禮樂征

伐則大夫亦可專之矣大

夫既可專禮樂征伐則陪

臣亦可專之矣然事出其

常者則可久事拂其常者

不可久云云十世希不失

○天全氏曰十世五世

三世言其極大約不出此

論語

二十二

故稱蓋以疑之。下章戒稱權者。此戒失權者。文林

貫肯云希是必意。揚明云失是喪其禮樂征伐之

權。高臣執國命。章圖吳氏曰。尊重也。大夫於天下

家臣於諸侯皆稱陪臣。此語家臣也。揚明云陪臣

指大夫家臣。執是獨據之義。蒙引云國命畢竟是

禮樂征伐。既出自諸侯大夫。則只為侯國之事。不

復為天子之器。故稱國命。天下有道則政。蒙引云

政字只是國政也。要之亦是禮樂征伐。或泛言禮

爵號令。若指定禮樂征伐。則當日天下有道則政不在諸侯。可見是國政無疑。圖解云政即禮樂

征伐。兼諸侯陪臣。說。厥人不議。圖解云不議不訛議其失政。公甲第云不議亦指禮樂征伐。說。集註

逆理愈甚。大全厚齋馮氏曰。先王之時。五禮六樂。黨之以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以司馬。禮樂征伐

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至自諸侯出。則逆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苟

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扶植綱常。而為

儆戒。循亂之辭。○孔子曰。魯之。存疑云。祿去公室。又曰。政逮大夫。互言之也。祿去公室。五世

政逮大夫。只四世。是世數有不齊也。揚明云。祿是賦稅去公室。是不貢於公

室。畫皆入私家。○自文公。大全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故。廢生

有公。敬。廢。而私事。幾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

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許之。及十月。仲殺。惠及視

公。夫人。羊。氏。歸于齊。哭而

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魯自文公

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文也。自季

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

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

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

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

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

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

矣。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

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二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孔子曰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

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
適立庶市人皆哭△新安
倪氏曰春秋是年書夏十

月于卒公于傳日子卒者
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自
隱之也何隱爾哉也是子

卒之重也氏以為公卒以為
赤與謂日子赤卒公卒傳
也△歷成襄一說約魯公

五世文公與卒子宜公後
立卒子成公黑肱立卒子

季武子宿季悼子紇季平
子意如季桓子斯為家臣

陽虎所執大全張存中曰
見前章集註家臣屢叛下

○孔子曰益者一甲第云益是有
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

孰也書註以為足恭是也
爾若推而言之則三者之

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
焉皆有嚴憚畏謹之益焉

儻如彼之所言而已也曰
損者之友其相及奈何曰

便辟則無責善之誠矣善
乘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

則無貫通之實矣右第四
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

明取友得失之幾
○孔子曰益者三一文林

貫直云益是利於己損
是有害於己△大全朱子

曰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
謂宴安醜毒是也三者如

之書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

宴樂損矣樂五教及禮樂之樂音岳驕

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

知節佚遊則情慢而惡聞善宴樂則

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

○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

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

見顏色而言謂之瞽稱愆過也鼓無月

然然後言則無二者之過矣

○孔子

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

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

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

驕樂只是放恣後靡最害事到宴樂便是狎近小人疎遠君子○或問三者之為益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其地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真誠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以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曰損者之相反奈何曰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忘人之善矣宴樂則憚親親也矣△揚明云樂是好樂以情言樂節禮則全南軒張氏曰樂節禮樂則足以養中和之德樂道人之善則足以擴忠恕之心樂多賢友則足以賴輔成之功是為得中得益乎樂驕樂則長傲樂佚遊則志荒樂宴樂則志墮是為不得中損乎損益之原存乎敬肆而二儀其節度△蒙引云禮樂本有節而我云節之故曰辨其制度聲容之節王規壽曰制度屬禮聲容屬樂按其節度而以身心循習之方謂之節微第五音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好樂得失之幾

○孔子曰侍一言未一厭云此章三者之志皆愈于性惟善謂其心者斯能免其欲當以心為主△太全勉齋黃氏曰言右及未及者或數人侍生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以者或君先有問則表商者當先對不以少長拘也既有及未及而又有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未嘗言也○文林貫百云言是君子的言未及是尚未至意而言是我自言是暴急言及之○文林貫百云此言亦君子的言及之是當我言不言是我自不吝隱是暗情窺探意○圖解云警是借字心有所掩而不兼照也石第大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論事上之禮而見言語之節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一戒是禁止預防意○費路沉我在白色不專是女色凡精淫可悅之事皆色也聞不專是爭鬪凡一切務欲上人皆鬪也得亦不專是財利化汲汲功近利皆得也○知新曰錄湛甘泉云三戒持其志使無暴其氣也孟子之養氣之學其本請此矣○蒙引云人到老來變節不是英氣已老前日之精神鼓舞至是已倦而本然之俗心故態不覺至是畢露矣

集註而陰而氣陽也大全厚齋馮氏曰血稟於陰行於脉之內而為榮氣稟於陽行於脉之外而為衛軍彌高而大全新安倪氏曰年彌高德彌邵也揚雄法言邵亦高也石第七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明以理御氣之功

孔子曰君子三畏引云天命只是大理但是指付予之初說畏者不敢失墜之意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之天也皆是畏天實事畏天人者以其爵位通頭齒德俱尊也敢不敬乎畏聖人之言者法言所敬懼也存疑云畏天命猶大學顧諟天之明命意畏天人者爵位通頭齒德俱尊

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

所當畏也畏聖言者格言
 至論所當畏也註云皆天
 命所當畏不必說大人天
 命所存聖言天命所發○
 揚明云畏是戒謹恐懼意
 又云聖言即典謨訓誥之
 類○大全朱子曰大人不
 止有位者是指出位有齒
 有德之大人集註戒謹恐
 懼中庸語也小人不知
 蒙引云君子有三畏小人
 無之只是敬肆二者而已
 所謂君子脩之吉小人俾
 之凶者此也○甲弟云狎
 是褻慢意○文林貫云小
 人是指理的人集註尹氏
 曰三畏者上太宰注氏曰尹氏此說所以別矣衆人昧迫於利害之畏也
 曰此章明君子小人在心之異命以理之命於人者言

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事也亦以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
 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驛然流於下愚而不知返均之困耳而一有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
 不學之異耳○或問氣質四等之說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渣滓則於天地之性無
 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
 有不待學而了然矣○甲中
 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
 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
 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
 為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
 而不能無少渣滓者則雖
 未免乎少有間隔而其間
 易達其疑易通故於其所
 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
 其學也則亦無不通矣所
 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
 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
 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
 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
 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

不務修身誠已○孔子曰生而知之
 則何畏之有

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

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困謂有
 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
 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
 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

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

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

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
 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
 則得不惑○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
 謝氏曰味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
 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

者寡矣此之謂思誠○孔子曰見

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

吾聞其語矣探此南反○真知善惡而
 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

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

蓋古語也

而學之象人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者以為當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文林貫育云三之字俱指理。○定解云若夫困而安之恬不事于學則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清明純粹之氣斯為下民矣。全以氣質言困是窮而不通之意。○游立軒說答云此章還主人品言若主氣質言則非聖人所以激發學者之意。朱子小註可見。石第九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專論人品而致傲戒之辭。

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大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駟四馬也。其斯之謂與。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所視或以氣稟私欲蔽之則不得其理而視失其明矣。思明者正欲去蔽而求得其理也。聰思聰豈

伯人言之接於耳者為聽哉。師友之相教告臣子之所陳論以至勸懲狂夫之所獻納凡入於耳皆聽也。或以氣稟私欲掩之則不得其理而聽失其聰矣。思聰者正欲去其壅而求得其理也。○行明云九思內處已待人應主接物皆盡之矣。○困學紀聞云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吳筠心曰論以動神者心亂。心在自陰符經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動。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心先曰眼曰色亦此意也。集註從容中道中庸第二十章語也。雖有不存。孟子子盡心篇云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石第十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專言及身脩身之學。

○孔子曰見善則學。○蒙引云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與好仁惡不仁都是事。○存疑云見善如走云不及然必欲得之也。見惡如探湯然恐加乎其身也。○甲第云其人其語俱指見善如不及二句。隱居以求其志。○脉云隱居非謂隱逸不出蓋身未用世方潛而處也行義即所謂仕行其義云云。集註伊尹太公之大全問集註謂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差乎此。不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取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未見又不幸早夭。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曰當特以專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右第十一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因見誠善有德之人而思見德業俱全之人。

○齊景公有馬千駟。○微言王公直云齊景公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傳子執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為政而景公其之問也。享國雖久奉已而已。孔子有感而嘆之以為彼有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其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也。則孔子之所深取夷齊者但指其離國之一節耳。若曰取其不食周粟而餓於首陽且餓以死則本文所無也。○知新日錄左西川云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讓國不在
 會苦終身也非饑餓而死
 也集註駟四馬也大全胡
 氏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駟
 也首陽山名大全胡氏曰
 在河東蒲阪縣真斯之謂
 與楊明葛此瞻曰程子以
 誠不二句當移置其斯之
 謂與上伯篇章相隔甚遠
 安知其從此脫去恐非關
 疑之旨據愚見其之謂與
 自可解釋觀齊景公上無
 子曰二字分明與上合為
 一章乃引夷齊以証求志
 達道者先從見善兩句說
 起他潔身誠得然只自
 已未足為難故謂所見與所聞相合若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是以一身之潔而培植宇宙間莫大綱
 常乃為難得故謂所見未能如其所聞以夷齊合看隱居是隱於首陽末志是返求其志而寄慨於
 神農虞夏之歸即不降其志者行義是行其天冠地履不可相置之義達道是直達其所守之道寧

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
 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
 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
 太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
 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
 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
 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
 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他日
 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

其餓死而不移即叩馬之諫大公亦以義見之可見下引景公之富而無稱以形起夷齊之餓而
 有迹惟夷齊至今見稱所以這言語夫子得聞然世多齊景之湮沒而能為夷齊者寥寥故未見其
 人也其斯之謂與即指求志達道正與上文拾相呼應集註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通義程
 氏復心曰富是言有馬千
 駟異是言餓于首陽古人
 取詩斷章不必用詩本指
 右第十一章圖鄙陽朱
 氏曰此章專論貧富而自
 事勢輕重之等又曰富不
 足稱名節可稱
 ○陳亢問文林貫旨云
 庭是孔子獨立之所○又
 云退是退於庭事理
 通達而大全慶源輔氏
 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
 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
 柔敦厚使人不殺不計故
 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
 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

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品節詳
 性堅定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
 故能立聞可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
 知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
 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邦君之妻
 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
 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

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新安陳氏日誦詩三百而使能專對亦學詩能言之驗
爾日又無以立文林貫百云立以執守言信節詳明而德性全慶源輔氏日禮有三十三
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節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恣不攝故學之者德性
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其之流此其所以能立爾斯一者蒙引云伯
魚之答陳允辭氣儘好不紊為聖人之子矣○又云學詩學禮終不在文行內去非異道也詩厲文
禮厲行傳約之訓亦然○定解云無異聞非指詩禮為無異聞也蓋學詩而止于言學禮而止于立
非有別於詩禮矣此乃其所以為無異聞耳爾斯一者亦指言與立兩作言此外別無指授也

○邦君之妻邦君之妻者諸侯之夫人也妻者齊也言與夫齊體上下之通稱故曰邦

君之妻也君稱之曰夫人者夫之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德也云云又曰小童者自稱謙言已小弱
之童惟也云云○知新日錄焦漪園曰當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以妾為夫人如春秋所書厲氏贏
氏之類是也夫子有正名定分之志故以古禮示人大全馮氏說同之此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妾
母為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之為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
也○又學軒蔡氏日接記曲禮篇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
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婦子孔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稱謂之法諸侯曰夫人者夫人
名惟諸侯得稱諸侯以敵體一人正者為夫人畿內諸侯之妻其助祭獻饗得接見天子故自稱曰
老婦其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君之妻曰小君兩云寡者從君
謙也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者與夫言自謙若未成人言無知也當夫子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

家臣稱大夫非一日矣以至婢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諸侯始故君子有志於古風而當言
之記者附見於衛靈公之篇末豈因南子而發歟觀此則知君臣夫婦之經不可以不正君臣夫婦
之倫正則名實稱矣右第十四章章圖鄒陽朱氏日此章疑義

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

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
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致也

論語八卷終

論語卷之九

此章之義，蓋欲見孔子之微也。夫孔子之微，不可見也。然其微之於人，猶天之不可及也。故曰：『微子之微，不可及也。』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通考勿軒熊氏曰：言陪臣專政者，三春秋之變至此極矣。內三章言

是。不肯往見陽貨。○蒙引云：貨既瞰孔子亡而歸之豚，使孔子而直往拜之，則中彼之計，使孔子而不拜之，則失己之禮。故夫子亦待其不在而往拜之。蓋欲其內不失己之禮，外不中彼之計，不意遇諸塗。云○正義云：陽貨，陽虎也。蓋各虎字，貨○豚，豕之小者。○通義吳氏程曰：欲見當音現。註欲見同。見孔子之語與朝諸侯朝秦楚相似。○滕文公下註云：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王。○註陽貨季氏。通義金仁山曰：陽貨初事季平子。至定公五年九月，囚季桓子，逐仲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逐公文文。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冷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謂孔子曰：來予與子來拜而見之也。

伯泰過六年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魯國人於魯社八年遂作亂漢書註俯視曰瞰孔子曰揚明云仁是行道濟天下意又云不可言不是仁又云好汲汲意從事濟世從王之事文林貫注云不我與猶言不可留牛春字曰吾將在矣與欲往公山佛肸之召俱是聖人應久惡人之微權所謂不忌而嚴神妙不測處大全新安陳氏曰將之一字其辭活其意婉不輕絕之亦未嘗輕許之聖人之遠小人所以不忌而嚴也楊氏曰揚子法言第六五百篇或問聖人有訓乎曰有曰焉訓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訓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訓曰訓身將以信道也知訓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右第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即

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往矣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謂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論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

聖人交際而處事之權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是因習不同惡人相縣絕存疑云習不可說義者習於善惡者習於惡則亦惡矣大全朱子曰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若本然之性則一般無相近通考勿齋程氏曰稟於天者有清有濁有善有惡是之謂氣受於人者或明或昏或粹或雜是之謂質清濁者氣中之氣象惡者氣中之質昏明者質中之氣質粹者質中之質清者明濁者昏者粹惡者雜道之所在明者知之昏者未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也通義白雲詩氏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

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性狂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非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兼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

天以此理賦於人者氣質之性人直天地之氣以成人則有純有駁有清有濁而得清純者而生為聖賢而得清駁者而生為愚不肖若言天地之性即是理理皆是金而無惡此章兼氣質而言人之初生之時性不甚相遠至於所習不可而後遠爾若得清者必好學必至於聖賢得濁者必好學不已亦可至於聖賢濁者又不好學則為小人即下所謂下愚是也清者若不好學亦為小人之歸○大全新安陳氏曰人有此形則有此心有心則直受此理性者心中所直受之理也纔說性字則已寓於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性懸空不著乎氣質而自為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雜乎氣質而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而少之言

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哉○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

唯言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言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朱子有云孔子雜乎氣質言之雜則兼也輔氏饒氏推集註兼氣質而言之說終次透徹不得已發此○集註性兼氣質存疑云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以理兼氣故曰兼以其初上蒙引云以其初而言此初字不是指天地之性但對習字言右第二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兼氣質言性而為觀戒之辭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程子曰人存疑云程註是說不肯移與本文稍異本文是說不可移蒙引曰惟其不知是以不肯惟其不可是以不能同處在此然亦不可強以為盡合此說可以斷之矣○大全新安曰程子此言亦字與孟子言天之降才不同孟子以理言程子以氣言也自暴自棄孟子離婁篇云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往往強戾上大全新安陳氏曰如商紂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固非憐然愚往在為底氣所蔽鋼而不可與入於善耳○史記帝乙之子辛即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右第三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即一定之質而為微戒之辭

○字之武城文林貫音云之是往○揚明云絃是絲聲歌是合聲集註以禮樂為上蒙引云禮樂不專指絃歌惟以其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絃歌特禮樂中物事耳天子莞爾微言徐鴻洲曰夫子牛刀之語不是小武城正慎不得用之天下耳未乃自任為戲者子游終是而微意難言也

第四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見禮為治之本○公山弗擾覺路楊慈湖曰夫子東周之想無所不思用行一旦有人知以禮召恍若吾道有興機不覺本懷觸發故欣然欲往乃情之所激耳○揚明云欲是且然未必然意○直解云孔子嘗憤

宗國之陵寢疾季氏之不臣而思以匡之矣矣今幸其家臣內叛魯起私門倘可因其可乘之際而運智轉移之術則亦振魯與周之一機也故因其來且而遂欲往應之乃子路不達孔子之意艱然不悅說夫子之齊之魯道既不行身無所往亦可以止矣何必又往應公山之召而徒取失身之辱乎是不知公山弗擾之叛以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之欲往非為公山弗擾乃為魯也○通義仁山金氏曰公山弗擾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定五年為費宰其後據費以畔季氏其召孔子當在此時○大全厚齋馮氏曰公山氏弗擾名云不狃字子洩費邑宰也與陽虎共執桓子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叛○人物考曰公山弗擾一名不狃字子洩季氏家臣子路不說○文林貫直云未之猶言無所往也已止而不往意○公山氏之之○文林貫直云上之字虛下之字作往○子曰未召○揚用脩曰天子作春秋始於平王定王風於黍離錄西歸於檜風采芣人於簡兮蓋未嘗一日而忘西周也故曰吾其為東周乎言如有召我者肯為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意不至於文武成康之盛不止也見琅邪代醉編○王觀濤曰魯在周之東使魯一遵周道而禮樂法度粲然振舉則周道東矣與魯即以興周非繼周而興之謂也○揚明云豈徒言必用已意○大全饒峯饒氏曰當時子路更久一問如何或為東周夫子必告以為之之道如問補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若子便告以正名今聖人不曾說此難為臆度○大全胡雲峯曰問人豈有不說於夫子者而子路不說者二豈知夫子之於南子其辭不見者義也不得已而

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往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道則易使也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子曰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三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虎共執桓子據邑

不往意○公山氏之之○文林貫直云上之字虛下之字作往○子曰未召○揚用脩曰天子作春秋始於平王定王風於黍離錄西歸於檜風采芣人於簡兮蓋未嘗一日而忘西周也故曰吾其為東周乎言如有召我者肯為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意不至於文武成康之盛不止也見琅邪代醉編○王觀濤曰魯在周之東使魯一遵周道而禮樂法度粲然振舉則周道東矣與魯即以興周非繼周而興之謂也○揚明云豈徒言必用已意○大全饒峯饒氏曰當時子路更久一問如何或為東周夫子必告以為之之道如問補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若子便告以正名今聖人不曾說此難為臆度○大全胡雲峯曰問人豈有不說於夫子者而子路不說者二豈知夫子之於南子其辭不見者義也不得已而

不往意○公山氏之之○文林貫直云上之字虛下之字作往○子曰未召○揚用脩曰天子作春秋始於平王定王風於黍離錄西歸於檜風采芣人於簡兮蓋未嘗一日而忘西周也故曰吾其為東周乎言如有召我者肯為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意不至於文武成康之盛不止也見琅邪代醉編○王觀濤曰魯在周之東使魯一遵周道而禮樂法度粲然振舉則周道東矣與魯即以興周非繼周而興之謂也○揚明云豈徒言必用已意○大全饒峯饒氏曰當時子路更久一問如何或為東周夫子必告以為之之道如問補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若子便告以正名今聖人不曾說此難為臆度○大全胡雲峯曰問人豈有不說於夫子者而子路不說者二豈知夫子之於南子其辭不見者義也不得已而

見亦有可見之禮也夫子之於公山弗擾其欲往者仁也而卒不往者蓋有知入之知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適乎時中而子路未之知也然非子路之疑則聖人之心又孰得而知之乎

○子張問仁於上存疑云恭寬信敏惠皆是求仁工夫○知新日錄鄭申甫曰

揚而高之曰恭寬信敏惠合而言之只是仁○蒙引云已不敬則人慢故能持已以恭則儼然人望而畏之矣誰敢侮乎○空心以寬為本不寬則自無容人之度而人亦不為我所容矣故寬則足以容人而得衆矣已不信則人疑朝更必改人無所憑准故信則人皆倚靠他惟勤有功作事不敏則苟且因循而百事俱廢矣故敏則有功人若無恩惠及人則難以得人用故惠

以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

氏之之也說音悅○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

乎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

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

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時亦無不可

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子張

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

則人感其惠而易使矣揚明云人不敢輕慢足以使人揚明云人皆感我之愛而自樂為我使意集註心存而通義仁山金氏曰王文憲曰心存心之德常存理得事之理不失兼體用專言之仁張敬夫曰通義程氏復心曰集註所主專言之仁也南軒所主偏言之仁也二說亦互相備心存理得兼體用心存是心之德常存理得是事之理不失五者以恭為本亦與胡氏稱道千乘之國章謂五者以敬為主同意六言六蔽上大全朱子曰六言六蔽五矣等語雖其意是然皆不與聖人常時言語一樣家語此樣話亦多抵論語後數篇間不類以前諸篇

○補解召子曰揚明云欲是未然之詞○覺路孫文豹曰按平王東遷岐豐故都沒入于秦當時魯衛宋鄭諸國小弱不振其強大稱伯主盟中夏者惟齊與晉耳當時齊景公老不能用夫子始不得已而行耳此一番欲往佛胎之召實欲感化佛胎悟聽吾言東身歸晉乘此假晉與周此夫子欲往本意也○正義云佛胎為晉大夫趙簡子之中牟邑率以中牟叛○存疑云佛胎者趙鞅之家臣因

鞅叛而亦據中牟以畔字路曰昔揚明云為不善指逆理之事者字作人看○蒙引云子之往也如之何恐其被免也集註沈夫子通義曰沈靡稷反汗也子曰然有陽明云有是言謂昔自我曾有此言語○文林貫真云然是言其有理理有是言指親為不善不令之句集註涅槃皂上大全齊氏曰涅槃水也

黑土今江東阜泥楊氏曰大全倪氏曰楊氏謂聖自不足以下非夫子所言之本意方為子路輩言也吾豈匏瓜蔡

虛齋曰匏瓜只是一物此是指摘起底匏瓜故言豈非在蔓之匏瓜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此二句蓋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之猶今俗云我不是匏瓜我足能行而口能食者以此語意推之則夫子從佛胎之召而其操縱久速之機則在我蓋春秋之初諸侯專恣習以為常春秋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為常故當時以二子欲張公室為大罪夫聖人在上則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下非有所假

習以為常故當時以二子欲張公室為大罪夫聖人在上則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下非有所假

則何自而為之哉此公山
休胥之畔大夫夫子所以
不絕之也其可與有為則
聖人自是為之心自有道
使其不可與有道則聖人
仕立久遠其權在我彼何
足以強之又豈拘之哉凡
此皆聖人有為之微機在
不言之表者○大金輔慶
源曰自聖人言之則固無
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
之事無不可教之人然其
所遇則有不可必者夫未
欲平治天下則在時者有
不可為也上之人不我用
則在事者有不可為也論
之諄諄聽之藐藐則在久者有不可教也○圖解云坤雅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瓠傳曰瓠
謂之瓠誤矣蓋瓠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係而不食以苦故也○五雜俎云瓠亦
瓜之類也與瓠一種而有甘苦之異甘者為瓠苦者為瓠不可食但可用以

渡水而已詩所謂瓠有苦葉濟有深涉是也故夫子謂子路吾豈瓠瓜也哉焉能較而不可食也
而不可食也注者乃以較於一處而不能飲食解之則凡草木之類皆然何必瓠瓜此大可笑也
然瓠瓠古亦通用廣雅曰瓠瓠也○張鼎思卿邪代醉十一云臨川人應柳之天文圖有瓠瓜星
其下注云論語吾豈瓠瓜也哉正指星而言蓋星有
瓠瓜之名徒係于天而不
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
以斂揚同義右第七章章
圖鄱陽朱氏曰此章見聖
人不忘天下之心
○子曰由也○大金胡氏
曰如為物遮掩僅得其下
偏而不見其全體也○大
全慶源輔氏曰謂各隨其
意之所向以遮掩其正理
居吾語女集註禮君子問
禮記曲禮篇好仁不好
存疑云其傲也愚言有所

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實信敏惠恭則不

悔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

則足以使人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

猶所謂雖之東狄不可棄者五者之

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

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

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

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

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

文體大不相似○佛胥召子欲往佛音彌胥

許密反○

佛胥胥大夫趙子路曰昔者由也聞

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

入也佛胥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胥之泆夫子故問此以止

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之黨

也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

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乃結反○磷

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以克
也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

蔽而愚不是為愚所蔽餘
做此○微言方文伯云只
愚使是蔽不可作為愚所
蔽亦不是因有所蔽而為
愚○蔽有有餘不足二端
有餘貴自克不足須自勵
○王觀濤曰仁主愛人但
務愛人而不復愛身便可
陷可罔是為愚湧如老莊
課玄虛之談鄒衍推六合
之外皆窮高極遠非漢而
何○大全勉齋黃氏曰集
註以為選掩言有所不見
之謂也學所以明理者學
謂效之師友之言行求之
方無之紀載皆學也所以
學欲觀天理之所當然者而效法之也集註窮高極遠四字禮記樂記字勇者剛之大全朱子曰
勇只是敢為剛有堅強之意○大全雙峯饒氏曰剛屬質體也勇屬氣用也狂躁率大全慶源輔氏
曰此與狂狷之狂不同躁率則近乎剛惡也故特叙之○大全饒氏曰躁率輕舉妄動之意

無不可堅自不足而欲自試
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
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也匏瓜繫於
一處而不能斂食人則不如是也○
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
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
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
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
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
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
一則生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
學欲觀天理之所當然者而效法之也集註窮高極遠四字禮記樂記字勇者剛之大全朱子曰
勇只是敢為剛有堅強之意○大全雙峯饒氏曰剛屬質體也勇屬氣用也狂躁率大全慶源輔氏
曰此與狂狷之狂不同躁率則近乎剛惡也故特叙之○大全饒氏曰躁率輕舉妄動之意

○子曰小子蒙孔云此學字指誦讀不必兼知行下文多識字如何兼知行詩可以興千百筆眼

○子曰小子蒙孔云此學字指誦讀不必兼知行下文多識字如何兼知行詩可以興千百筆眼
濫其泉曰興也者動也以志動志其志同也袁了凡曰興者志意相為觸發如小者之忽起○蒙引
云闕雖性情之正鄭衝滯
奔之風誦關雎鄭備之詩
則可感發志意○講述云
興以心言觀以行言詩有
美惡便有美刺學之則有
以感發其好善惡惡之
心是謂可興亦可以自考
其行事之得失是謂可觀
○大全朱子曰讀詩見不
疑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
令人興起須是反覆讀使
詩與心相乎入自然有感
發處可以觀大全陳新忠
曰觀詩所美所刺者之得
失亦因可以考見我之得
失兼此一意方為盡可以

未也
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
禮君子問
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
論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
其蔽也愚
好知不好學
其蔽也蕩
好信
不好學
其蔽也賊
好直不好學
其蔽也
絞
好勇不好學
其蔽也亂
好剛不好學
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
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
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
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

存疑云詩人之情和而不至於流如鹿鳴卷向之類是也讀詩而有得焉用之於處眾則亦和而不流矣故曰可以群○大全新安陳氏曰和以處眾曰群和而不流故可以處眾若和而流則失於雷同非處眾之道矣

可以怨有疑云詩人之情怨而不至於怒如凱風所發之類是矣讀詩而有得焉用之於處怨亦能然而不怒故曰可以怨○講述云群以處眾言怨以處怨言詩人性情之正有和而正者有怨而正者學之則可以常而處眾不至於流是謂可群可以愛而處怨不至於怒是謂可怨詩二句與上二句一例俱就學者言○蒙引云凱風之怨親傷也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也子自責猶曰母氏聖善我無令入是怨而不怒矣○大全新慶源曰當怨不怨則失之疏怨而怒則又失之過程子所謂小

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在躁萃也○范氏曰于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

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小子弟予也詩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可以羣和而可以怨怨而適之事父遠之事君備一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

以羣和而可以怨怨而適之事父遠之事君備一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

事君備一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

弁擊鼓皆然而各當乎理者是也通之事父存疑云五倫之道詩無不備君父舉其重者也

誦我之詩則事父之孝可得矣誦四牡之詩則事君之忠可得矣○大全新安陳氏曰如關雎言夫婦棠棣言兄弟伐木言朋友之類三者舉重○大全新安曰父子君臣人倫中之大者多識於鳥存疑云關雎鳩鳴鵲巢自野之類屬燕雀棠棣之類則鳥獸草木之名亦因是而識矣○蒙引同此其緒餘莊子讓王篇云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子曰禮云揚明云二云字指今人所常言○直解云孔子見世之用禮樂者專事其末而不知探其本也故發此論說道先王制禮以交神人治上下固未有不用夫王帛者然必先有個恭敬慈

的意思存之于中然後用王帛以將之若無是敬則雖王帛交錯不過虛文而已然則所謂樂云樂云云者豈徒王帛云乎哉先王作樂以養民德導民和固未有不有夫鐘鼓者然必先有個欣喜歡愛

的意思蘊之于心而後用鐘鼓以宣之若無是和則雖鐘鼓鏗鏘不過虛聲而已然則所謂樂之所豈徒鐘鼓云乎哉○大全新齊馮氏曰復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辭謂禮樂之所云者止云王帛鐘鼓而已哉蓋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王帛有等差所以明其序鐘鼓有聲

音所以發其和是時禮樂廢壞皆循窳其久而不知其本諸侯備天子大夫備諸侯則無序矣征伐

相尋國異政家殊俗則不和矣夫子之言亦必有為而發也○大全慶源輔氏曰敬者在中之禮禮之得也玉帛則禮之器所以將吾敬而播之於外者也禮之末也和者在中之樂樂之本也鐘鼓則樂之器所以發吾和而播之於外者也樂之末也本末具舉內外兼備夫然後可謂禮樂之全苟惟專務其本而不事於末固為不可至於徒事其末而反遺其本則又豈所謂禮樂者哉○平哉猶言此不得謂之禮樂也

也○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也盡心也○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各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

之大人言故曰君子小人○摘訓云穿窬者為小民中之盜色厲內荏者則亦為大人中之盜矣○大全雙峰饒氏曰色不止顏色凡形見於外者皆是如前篇以論篤為色莊是也外示莊厲而內實柔弱也如穿窬前之合間顯顯處與小人無異而夜間幽暗處則為盜

一箇序樂只是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楹一不正是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子曰色

○子曰鄉原○賢路孫准海曰註原與愿同非也所謂鄉原即推原入之情意隨波逐流佞為馳騁苟合求媚於世故曰一鄉之原人是為德之賊也○蒙引云似德非德則亂乎德矣孟子只言似德非德德者中庸之道也又云天下之正理○知新曰錄高中云曰鄉原德之賊也註云鄉者鄙俗之稱然否曰只是

與荏而審反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良也穿窬竈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論語

舉刺之無利，聞然頌世，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蓋似是而非也。故曰：德之賊，若是鄙俗之人，則人左鄙棄之矣。何能亂德？曰：陸子有五漢文帝，也只學得鄉愿，然曰：三代而後，有德之君，致治之美，如漢文有幾？若漢文只是鄉原有何不可？儒者大言乃爾。○大全陳新安曰：真非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易以惑人。故夫子以為德之賊，惟鄉原。荀子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想矣。謂在上者能端，亦誠實則下知謹，原而純也。同流合汙，孟子盡心下篇云：同於流俗，合乎汙世。有第十三章章圖鄙陽朱氏曰：此章正鄉原之罪，德以有德之人言。○子曰道聽，一覽疏云：此俱浪漫之意，不必以地泥之。道聽者，言以形義入軍，出略無停言。

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也。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教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雖聞善言，不為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鄙夫，庸惡之稱。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

之棄，與上章德之賊交勢相類。彼以似德而亂德，故云德之賊。此可以進德而不進，故云德之棄。○子道聽，一覽疏云：此俱浪漫之意，不必以地泥之。道聽者，言以形義入軍，出略無停言。

矣。○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故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胡氏曰：許昌，斬

生於患失而巳。○胡氏曰：許昌，斬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二。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巳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二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傷俗之益衰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鄙夫，庸惡之稱。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

之棄，與上章德之賊交勢相類。彼以似德而亂德，故云德之賊。此可以進德而不進，故云德之棄。○子道聽，一覽疏云：此俱浪漫之意，不必以地泥之。道聽者，言以形義入軍，出略無停言。

矣。○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故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胡氏曰：許昌，斬生於患失而巳。○胡氏曰：許昌，斬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二。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巳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二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集註 附韻會嘯韻後也。徐

曰高竦也。廣韻山峻。右第

一八章章圖鄱陽朱氏云。

此章即氣直習俗而教時

俗之表。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重出

出學而篇。朱氏曰。此章即鄱

圖鄱陽朱氏曰。此章即鄱

媚之人而為儆戒之辭。

○子曰惡紫惡朱。此

惡以是非。非有上一句起下

一句。重惡利。說○大全

朱子曰。紫近黑色。過于那

朱既為紫。便變做朱。不得

便是奪了。朱雅樂乎淡。鄭

便過而為淫哇。蓋過了雅。

便是亂雅。那家方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慮。豈不可畏哉。朱正色

大全新安陳氏曰。朱南方赤之正色。合赤黑而成紫。北方之間色。右第十八章章圖鄱陽朱氏曰。此

章聖人惡紫惡朱之心。上一句引起下一句。

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間

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

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

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

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

則國家之覆。○子曰予欲無言。學者

也不難矣。多。以

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

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

而不得其所以言。故

夫子發此。以警之。子貢曰。子如不

言。則小子何述焉。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貢曰。子如不

言。則小子何述焉。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貢曰。子如不

言。則小子何述焉。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予欲無言。徐岩泉曰。道不在言。夫子默而識之。一句殆盡云。夫子不得已而有言。六經之本

皆具在。人心。聖學。只存心。便了。日用動靜。皆心之活潑妙處。無非性。與天道。經文特其記籍耳。○王

陽明詩曰。從來尼父欲無言。須信無言已躍然。悟到鸞飛魚躍處。工夫不在陳編。子貢曰。子如不

明云。是。聖聖言者。故疑。其

不言。小子及指群門人。子

曰。天何言哉。直解龍頭云。薛

西原曰。子欲無言。與川上

之嘆。同。先儒泥予之一言

專屬。聖人謂聖人之動。無

非至德。夫以動觀聖人。與

以言語觀聖人者。未能相

遠。○微言。徐岩泉曰。道不

在言。伏羲一畫。天地之妙

盡洩矣。集註。開示子貢。

大全。陳新安曰。無曾子之

唯亦無領會之言。見其未

喻無隱之意。述而篇。右第

一八章章圖鄱陽朱氏曰

此章聖人施教之道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

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

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

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

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

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

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

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

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

無隱之意相。○孺悲欲見孔子孔子

禮記卷之四

○禘悲欲見圖解云將

命傳辭疾之命也出戶方
達命于悲之時也○薛敬
齋曰孔子以疾辭悲而不
見然又取瑟而歌使之知
其非疾所以警教孺悲也
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
朝然又出於東郭而使之
知其非疾者所以警教齊
王也○蔡晉江劄記云南
軒以為使將命者聞之非
也將命者自是孔子邊公
左其辭以疾之時將命者
豈有不知其非疾而必取
瑟而歌方知邪自是使孺
悲聞之其曰將命者出戶
者見其當時下就取瑟使歌聲徹於外為孺悲所聞耳
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孟子所謂下告于下篇石經下章章圖鄧陽朱
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見微戒之意

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

之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

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

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

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周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二年

不為樂樂必崩而崩壞也舊穀既沒

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

反○沒

○我問三年之喪我患三年喪之妨禮樂不知三年之喪乃禮樂之大者○揚明云期是期

服過一歲也已久不必三年舊穀既沒焦滿園曰火之所在為燧鑽而取之各隨其時之方色春

者秋屬金金色白柞櫨是木之白者冬屬水水色黑槐檀是木之黑者四時取火之不同以此鉗○

微言孝虛與曰凡木皆有燧燧者火之所在也鑽燧謂鑽取其火非但取其燧前而已○大全雙峯

饒氏曰四時取火之木不同榆柳木青者故春取之棗杏木之赤者故夏取之桑柘櫨白槐檀

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火有五色亦如金有五金之類古人作事件件順

天時況水火乃天地間常用九不可不順其性水失其性則為水災火失其性則為火災早曠疾疫

皆是因時改火以達其氣亦禘禮之一事也故周禮司燔室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後世都不理

會如何得陰陽和萬物育集註春取榆柳周禮夏官司燔室掌行火之政今四時變國火以

救時疾行狗用也變猶易也郭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柞櫨之

火冬取槐檀之火

李夏出火氏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時物皆變通義程氏復心曰鑽燧改火

時之變也舊穀既升物之變也

子曰食夫山微言鄒嶧山曰食稻衣錦就期年外種女安於食稻衣

錦也為之為期年之喪也集註禮文母禮記問傳篇受以成布大全朱子曰成布是稍細成布來未成布也

一升古尺一幅尺闊二尺二寸筭來斬表一升如今漆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

今淺絳色小祥以纓為緣入為纓禮有四人入之說亦是漸漸加染色耳

要經王喪禮疏曰麻在首

在腰皆曰經分而言之首曰經腰曰帶夫子欲率通義仁山金氏曰宰我子貢皆在言語之先然

子貢善問而辭婉宰我辭文而意拙若此問當在其始學之時

安文則為文林貫自云為之揖行

期年之喪君子指仁人○存疑云故不為也只是承上言不為食音聞樂居處也今汝安則為之

存疑云故不為也只是承上言不為食音聞樂居處也今汝安則為之

存疑云故不為也只是承上言不為食音聞樂居處也今汝安則為之

存疑云故不為也只是承上言不為食音聞樂居處也今汝安則為之

存疑云故不為也只是承上言不為食音聞樂居處也今汝安則為之

存疑云故不為也只是承上言不為食音聞樂居處也今汝安則為之

存疑云故不為也只是承上言不為食音聞樂居處也今汝安則為之

存疑云故不為也只是承上言不為食音聞樂居處也今汝安則為之

是為食稻衣錦即期年之後也。甲第云不為謂不為期之喪。又發其不

也。亦曾受三年懷抱之愛於其父母乎。而不為三年之喪。何不仁至此哉。圖

解云有字當受字春。甲第云愛指你抱言亦人

子也。亦有二年你抱之愛于其父母乎。既有三年之愛而年為期年。誠不仁矣。

氏復心曰孝者為仁之本。於此而闕絕之使不行則人之道息矣。且夫幸我之所謂愛者使其不表諸心。隨言而言則固已為不仁矣。若其心誠以為愛則其不仁又甚焉。此所以見其出而深探其本以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聖人為之直解云蓋先王因人情而為之節文。禮賢者所以俯而就不肖者得以

企而及也。記三年問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期之過際。然而遂之。是無窮故先王為之中制。章圖。章圖。章圖。朱氏曰。此章論居喪定節。而其無愛親之心。

○子曰無所。揚明云言玩愒不用心。難矣哉。揚明云危之也。情之也。乃所以敬謹之也。○甲第云難字兼入德免禍。二意。○蒙引云難矣哉兼無以入德終有患害說。○揚明云之字指博奕。猶賢乎已言尚勝於止而不用心。

集註。博局戲也。大全音齊王氏曰。博說文作博。局戲也。大著十二棊也。古鳥曹作博。說文夾從。二十言。練兩手而執之。博。博之亦。○通義金山曰。路史云。丹朱教鵠。鵠克兄弟為。西。訟。媿。媿。帝悲之。制。奕。以。其。情。也。按。字。書。云。堯。造。圍。棊。丹。朱。金。之。蓋。朱。書。夜。領。領。盪。舟。朋。帝。故。帝。堯。

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子。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

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蔬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菹。練冠紼。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十

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女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女

安。節。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

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

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作圖某以易之使之心有所繫而不為惡然堯之明思每制一物便有深遠思致只如圖某雖為戲便有無窮之變沉括謂書萬字五十三方得其有數萬字是萬第萬字已是萬萬萬第萬字已是萬萬萬朱子曰此章教戒衆人致微倍之意

○子路曰君一揚明云尚是崇尚勇是血氣之強○斐然虛齋云上一君子以德言下對小人說則以位言○知新目錄徐若泉云勇是血氣粗處義是鎮壓血氣的精微處○辨論云林樗逸曰勇足愛我非勇何以任事俱義而勇補耳故曰義為上上上之謂也下二句政勇無我亂所以亂盜○存疑云我以爲上除却勇不道而勇自在其中何也義以爲上則當爲使爲無所畏避何勇如之有疑二十三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因入地教而論血氣之意

○子路曰君一揚明云尚是崇尚勇是血氣之強○斐然虛齋云上一君子以德言下對小人說則以位言○知新目錄徐若泉云勇是血氣粗處義是鎮壓血氣的精微處○辨論云林樗逸曰勇足愛我非勇何以任事俱義而勇補耳故曰義為上上上之謂也下二句政勇無我亂所以亂盜○存疑云我以爲上除却勇不道而勇自在其中何也義以爲上則當爲使爲無所畏避何勇如之有疑二十三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因入地教而論血氣之意

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子曰。飽食終日無

○子路曰君一揚明云尚是崇尚勇是血氣之強○斐然虛齋云上一君子以德言下對小人說則以位言○知新目錄徐若泉云勇是血氣粗處義是鎮壓血氣的精微處○辨論云林樗逸曰勇足愛我非勇何以任事俱義而勇補耳故曰義為上上上之謂也下二句政勇無我亂所以亂盜○存疑云我以爲上除却勇不道而勇自在其中何也義以爲上則當爲使爲無所畏避何勇如之有疑二十三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因入地教而論血氣之意

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

賢乎已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

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

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尚上之也君子爲亂

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爲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此聖人所以惡之也

也亦揚明云此亦字對

上君子言傲是伺候窺察
自以為為知人情偽不孫是
無遜讓自以為無所畏許
是以發人之陰私自以為
無所隱也

存疑云聖人子貢皆是惡
人小註戒入自警是說不
是所謂惟仁者大學十
章之語右第二十四章

圖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
惡惡之心

子曰唯女子存疑云女

子如去也云文林貫音
云唯是獨難養是難養

之字指女子小人言集註

子曰年四十一存疑云四十一見惡尤甚於無聞者古人多說四十一蓋四十一乃血氣極盛之時過此則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

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訓上者惡勇而

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

訓所諫反○訓謗毀也窒不通也稱

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訓上則無忠

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曰賜也亦

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

者惡許以為直者微古堯反知孫並去

聲許居謂反○惡微

莊以池衛靈公篇存疑云五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明齊家御下

斷長之矣矣修德進學者所當及時勉勉不可使有過時之悔也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肯哉言子○揚明云終是止於此不復求進意○大全張南軒曰此又甚於四十一無聞者有惡可惡

又下於無善可聞也右第二十六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勉人及時改過而為儆戒之辭

微子第十八大全通考勿刺能氏曰孔子出處凡三章則聖人之時也三仁庚齊孔子皆稱以仁楚

狂接輿荷篠之徒雖不足

以知聖人亦不失為世

之賢者師執事士亦取而

附其後衰世之志也

微子去之揚明云微子

各啓殷幣乙之首子食采

于微故曰微子微微內國

名云呂氏春秋云生微

子時母猶為妾及為妃而

生紉故微子為紉同母庶

兄蒙引云微子去之在

先據書經可見箕子之囚

比干之死則不可知其先

後然以事理度之箕子之

囚在先云朱子或問從史

記不必用○甲第云去之

自書書集注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

子曰有惡惡稱

人之惡者惡居下流

而訓上者惡勇而

無禮者惡果敢而窒

者惡許以為直者

惡去聲下同唯

惡者之惡如字

不通也稱

人惡則無仁厚之意

下訓上則無忠

敬之心勇無禮則為

亂果曰賜也亦

而窒則妄作故夫子

惡之

有惡乎惡微以為知

者惡不孫以為勇

者惡許以為直者

微古堯反知孫並去

聲許居謂反○惡微

莊以池衛靈公篇存疑

云五章章圖都陽朱氏

曰此章明齊家御下

斷長之矣矣修德進學

者所當及時勉勉不可

是去其位以遜于於野。○箕子名骨餘紂親戚也食采于箕故曰箕子云。王子比干者紂之親戚也。紂殺比干。史記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箕子紂親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象其官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通義曰伴音平許也亦作陽。孔子曰殷微子徐若泉曰三仁或去或奴或死皆有痛與流涕之意誠不忍宗國之滅。肫肫翼翼滿腔皆惻隱之心此其心事真可對天地格鬼神非仁而何。○大全雙溪魏氏曰前一句問人因孔子殷有三仁一句却記上三事為提頭然當時所記必有次序當箕子未死比干未死時微子已有去志書曰我其發出在王家者遂于死箕子又勉其出曰詔王子出迎王子弗出我乃顛蹙則微子之去在死無疑其次箕子之奴比干之死雖未知孰先孰後竊意箕子之諫必在先是時紂尚能容此囚奴之而已及比干繼之則忿嫉已甚故竟殺之。二人之行雖不同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或問據史記殷紀以為箕子之奴在比干既死之後次序與此不同疑當以論語為正又曰集註於伯夷叔齊求仁得仁章曰陰平夫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於此則云不嗚乎愛理此處便有至等蓋合字即字是順說不嗚則似有所嗚而實無所嗚且如微子是紂之兄箕子比干是之諸父皆同姓之親今或去或奴或諫死皆以傷乎愛之理然其本心只是愛君憂國皆有至誠惻隱之意故曰不嗚乎愛之理中庸稱舜曰太德必得其身武王只說不矣天下之顯名蓋武王殺紂

似乎以名其實不矣。○不嗚乎愛之理。○大慶源輔氏曰愛之理分言是仁也心之德專言是仁也。不嗚乎愛之理指惻怛而言有以全其心之德指至誠而言也。右第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即人臣處變而許以存仁以事君。

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伴狂而受辱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嗚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

○初下傳為「禮記」云三黜非限定三次只屢黜不用耳。○存疑云柳下惠為主師於魯凡三見黜或人諷甘去曰子既不用於此何不去此而之他或者有用乎柳下惠曰我之屢黜不用以直道也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雖去而之他亦不見用也其必枉道然後可耳若枉道而而事人只就此亦見用也又何必去父母之邦此是告或人以不必去之意也。○大全陳新安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枉道易容

雖吾國亦可言終不能狂
道以未合則死守道而不
去也其三黜不去雖見其
和而不能狂道則不失其
介可謂和而不流強哉矯
者矣集註王師獄官通義
仁山金氏曰古者民頗少
學而習吏者有未能者謂
之士獄官民之司命則以
毛為之其長則為王師後
世遂以獄官為王師所謂
必以其道出孟子公孫丑
上篇胡氏曰此一通義云
此以前章例之意當如此
右第二章圖鄱陽朱氏
曰此章記賢人出處而見
和者之節

○齊景公待孔子存疑云齊景公待孔子議所以待孔子也若季氏則吾不能二句皆待孔子之言不
能用文是更端說孔子行通承上文意○用弟云待是私議所以待之以爵祿言○揚明云待以爵

祿言二曰字皆景公群臣擬議之詞若字作似字季氏是魯卿最貴者魯君待之最厚言捐景公不
能是不能待孟是孟氏魯下卿君待之稍薄間是公厚不薄若是志力衰倦○脉云此章待孔子是
與其臣議待孔子之禮孔子魯人也故借魯國季孟為例若季氏是極隆故力不能季孟之間是隆
殺之間然此商量計較便
是無誠心待賢了老不能
用以孔子無迫切也孔子
行承上一意重不用邊○
通義云待謂禮遇也傳註
見世家史記孔子世家齊
景公復問政於孔子曰政
在節財景公說言悅將欲
以尼谿田封孔子是與進
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
法安隱曰滑稽亂也魯晉同
也以言辨捷之人言非若
是言是若非能亂何異也
言儒者滑稽而不為法度
也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
出此致遠言破產厚養不可

故同謂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

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

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虔反○士師獄官黜退
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
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
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
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
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

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

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

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
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
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
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
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
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

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
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

以爲俗游說乞食不可以爲國自本賢之息周至既衰禮樂缺有問察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
 生則有禮樂至周至微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盛衰節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
 年不能殫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自景公止孔
 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已矣矣弗能用也
 孔子遂行反乎魯程子曰季一知新自錄焦滴園云程子云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
 待孔子者愚意不然君與齊迭爲賓主湯於伊尹學焉而居臣之使景公少季氏待孔子亦未爲過
 當乃以季孟之間待之禮便殺矣石第三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去就之義

○齊人歸以文林貫直云受之是相子爲魯君受之集註按史記定公以孔子爲
 中都宰二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
 寇攝行相事於是該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湖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
 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矣求而有司也首子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

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善地近焉我爲之先矣矣蓋致地焉穆鉅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
 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衣衣而舞康樂又馬三十駒遺齊君陳女樂文馬於魯
 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路曰未子可以
 行矣孔子曰魯君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也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桓
 大夫孔子遂行尹氏曰受大全陳新安曰於用孔子之時而如此簡賢也三自少朝棄禮也○過
 義云簡慢也見仲尼之語所謂見幾此引易繫辭之語折中楚辭四九章今上帝以折中兮朱註
 云折中謂事理有不向者執其兩端而折其中也○又見孔子世家有第四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
 章聖人去就之義

○楚狂接輿大全邢氏曰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佯狂不在時人謂之楚狂覺路云接輿與人
 名莊子屢見之而高士傳乃云陸通字接輿今說者遂謂陸通接夫子之輿而歌皆出附會講述

云楚狂接輿謂楚有狂士迎孔子之車歌而過其前也此輩深隱藏匿姓名不傳記者特因其事挺
 以爲號知晨門荷蕢之類

○瑯邪代辭五云如接輿人言陸通愚以爲非也接
 姓輿名也漢有接助接固

姓耳長沮余亦以爲姓長
 名沮也高士傳言張良雖

擊始皇改姓爲長當時必
 有長姓故良變之云○余

嘗謂接輿即是姓名取漢
 接助爲證然接姓實不殆

於漢莊子有云季直之莫
 爲接子之或使則戰國時

已有此姓何獨於輿而謂
 其非姓耶孔子下欲文

林貫直云輿之字指接
 輿言○又云避之是逃避

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始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
 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德則

孔子○存疑云趨而避之
其卓然曰信可見然其處
之則是其處聖人則非雖
欲當今之世欲求其人不可
可得矣方義章圖都
陽朱氏曰此章記隱者之
辭以見高世之行

○長沮桀溺直解云長
沮桀溺都是人姓名蓋亦
賢而隱者也○圖解云長
沮桀溺乃記者加之以名
長沮謂永子沮而不出
○瑯琊代辭五云漢有襄
城侯桀龍雖胡姓然既有
此姓安知中國無此姓耶
是桀溺亦未可謂非人姓
名也○講述云長沮桀溺亦非
人名如按輿之類長沮謂永
子沮而不出桀溺謂決于沉
溺不起問
是也○曰是孔丘也○又實且
云是也是直對無隱意問於
桀溺必見長沮與子路問答
之言桀溺必聞故不問孔丘
而獨問仲由○桀溺曰我看
來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無一可與有為者而將誰與變易邪言欲變易誰能且彼在魯魯不合則去之齊之齊不合則去之楚此處不容則去彼處彼處又不合則又去之一處此則避人之士也○存疑云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易變易也變易而為善變亂為治也誰與易之之言誰人與爾變惡為善皆是亦指滔滔說○杜靜臺筆記云此誰字與下斯人之徒俱兼君民者方盡隱而女也通義云訓且而之而稷覆種也通義云趨者摩手田也○大全新方倪氏曰韻會注布種後以稷摩由使土開處復合以覆種○大金種上聲子路行以續讀書錄三云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于天下豈不知長

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

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歷反○孔子自楚反乎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蔡津濟渡處

誰了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

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御而執繼今下問津故夫子代問於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

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

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上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稷而不輟

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沮喪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微言祖寬曰孔子生於亂世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知不可如何然惡能已○文林貫直云不與作無用字者○通義許星曰而誰與之以猶與也丘不與之與作用字意以亦用也是與以一字可通互說○大全新安陳氏曰沮溺以賢人自守之心而量聖人濟世之心宜其不見以知聖人也○方第不章圖陽朱氏曰此章因隱者之趣而見聖人憂世之心

○子路從而圖解云從夫子在途追隨不及也○揚明云子路乃問曰子見吾夫子乎丈人責之曰當今君子處世則憂廟廊窮則業畝畝女有四體不自勤之女有五谷不自分之舍生入之本業而皇皇岐路自問夫子於我我甲聞之人惟知耕業之信安知孰為爾之夫子乎○圖解云四體兩手兩足不勤謂不事胼胝之勤勞○又云五穀稻黍稷麥菽不全知辨上下之宜○直解云此孔子周流四方子路隨行偶相失在後于甲聞遇一老人以拄杖挑著竹器路問說爾會見我夫子不丈人對而直責之說汝于四體則不知勤勞耕作以自食其力于五穀也不能分辨其孰為稻孰為黍稷麥菽麥菽舍其農業而從匪遠游却來問汝夫子于我我知誰是爾的夫子遂直立其杖而自于甲聞其言重不答他○蒙引云杖者言之與命杖頭心鐵器謂之杖耳後竹器蓋笠也植其杖植立也蓋荷篠始至

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擾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擾覆種也亦不告○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憮然憮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群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大○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篠徒弔反植音值○丈人亦隱者篠竹器分辦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止子路宿殺雞為

杖猶未相也。今始植而芸。子路問曰：子見詩：夫子，子遊。丈人蓋知其為從孔子者。子遊者乃正辭以責之。曰：汝於西園則不勤於豆菽，則不勤於禾。徒遊乎遊食而已。而乃問夫子於我，我知孰為爾。去子邪？○具仲珠曰：不勤不分是言其不事農業，就也。○集註：不辨菽麥，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便使從滑，執厲公，使荀息上。○公八年，晉欒書中行，便使從滑，執厲公，使荀息上。○故不可止。○故不可止。○故不可止。○故不可止。

路所說夫子之意，則可見人之大倫。有一大全新安陳氏曰：大倫備於五者，此所謂躬身而亂大倫。只是說廢君臣之大倫。雖不潔身一大全陳新安曰：潔身亂倫，沮溺丈人之儔，過乎中庸者也。○志義。○而必以其正，大全不忘義。○而必以其正，大全不忘義。○而必以其正，大全不忘義。○而必以其正，大全不忘義。

食音嗣。見賢遍反。○

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子路曰：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按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太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

路所說夫子之意，則可見人之大倫。有一大全新安陳氏曰：大倫備於五者，此所謂躬身而亂大倫。只是說廢君臣之大倫。雖不潔身一大全陳新安曰：潔身亂倫，沮溺丈人之儔，過乎中庸者也。○志義。○而必以其正，大全不忘義。○而必以其正，大全不忘義。○而必以其正，大全不忘義。○而必以其正，大全不忘義。

路所說夫子之意，則可見人之大倫。有一大全新安陳氏曰：大倫備於五者，此所謂躬身而亂大倫。只是說廢君臣之大倫。雖不潔身一大全陳新安曰：潔身亂倫，沮溺丈人之儔，過乎中庸者也。○志義。○而必以其正，大全不忘義。○而必以其正，大全不忘義。○而必以其正，大全不忘義。○而必以其正，大全不忘義。

猶俗所謂目在人也逸民
超然物外無拘繫之散人
不在常格中者也○存
疑云柳下惠為士師三黜
不去終於不用故列之逸
民○揚明云夷民逸名却
姓夷詭諸之裔也族人夷
仲平為齊大夫夷射姊為
邾大夫獨逸隱居不在云
○又云朱張字子弓即荀
卿所謂仲尼子弓者刑昺
氏曰朱張行與孔子同故
孔子不論其行△因學紀
聞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
不復論○揚明少連東夷
人也雜記孔子曰少連魯
吾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
指中論慮謂其所取者在此
微言王觀高曰中權說得大
好便以時中蓋言本宜謹
不宜放然一子之放言恍
恍洋洋自恣使言揚

不止不與鳥獸同群則決性命之情
以養當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
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
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
離於道也○逸民伯夷叔齊盧仲夷逸朱
張柳下惠少連去聲下同○逸遺逸
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
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夷逸子曰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
聲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

之典不我及而得以自廢於濁世是亦權宜之一節
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
言心則無有不可若事則當自有不可在
云夷齊仲逸以隱為可仕
為不可惠連以在為可隱
為不可此說非也逸民都
就隱講皆有仕意柳下惠
雖為士師亦屢有黜與不
在一般少連又無可考若
就七人中獨指一人為仕
便與逸民大有相戾且此
篇三在三黜兩孔子行與
接與沮溺丈人而繼以逸
民又在師摯適齊之前大
抵皆不遇隱法之意而非
聖人用行舍藏之本心也
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
不可說者因註仕止久速
遂於逸民中分隱仕失其

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柳下
惠事見上。倫義理之
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
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
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甚悲哀。謂
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謂虞
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帝權仲雍
居吳。
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
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我
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
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

意矣。一說謂夫子兼七人之行於一身。此尤難通。無可無不可。與無適無莫一般。非漫然無所可存也。只是或仕或隱。隨時取中。無期必偏主之意。文雖兩平。意重不少。隱逸一邊。故以為自異於逸民。○大全張南軒曰。無可者。不可以為主也。無不可者。不可以不為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日無者。言其不存乎心也。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也。○孟子曰。孔丘見萬章篇。天子得友十字。出後漢書郭林宗傳。遜世離群。○大全輔應源曰。遜世離群。出乾卦文言。伯夷惟於清之一德。極於聖耳。他固有未盡也。故曰。上聖人一等。然視數子之制行。則固為高矣。隱者則非君子。庸行然身中。平清而不汗。然不汗而已。去伯夷之清。則有是庭矣。政言雖不合先王之

遜不汗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遜世離群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主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汗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大師

云然自廢則中。平權而得官權。而得官則權不失也。方外之士。蓋指接輿沮溺文人之徒。然此兩言實出莊子。所謂遊方之外。不可拘於禮法也。故其終心至於君臣之義。傷先王之教。而賊亂人之天倫也。方外。莊子人間世。楊雄法言修身篇。云觀乎賢人。則見聖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云觀聖人。司馬光註曰。賢人能為人。所不能必有以殊於眾。見賢人。司馬光曰。卓爾有立。不可及。觀乎天地。且必註曰。天地之道。聖人管之。聖人之道。賢者言之。賢人之道。眾人日用之。○司馬光曰。天地聖人之所取法。○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稱贊隱逸。而折以中庸之道。

臣飯于適。蔡虛齋曰。不言初飯者。或大師少師掌之。或當時無其人。或其人不去。必有堂初飯。蔡

擊適齊

大音泰。○大師。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

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于。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鼗武人於漢。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播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之。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去聲。○少師。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道。以附前章。

○此記賢人之隱道。以附前章。

朱子又曰諸侯三飯則初飯無字然據事情以初為

詎以三為四似亦難必樂註以樂備食天全周禮春

官大司樂王人食三皆皆公奏鐘鼓注大食明日與

月半以樂有食時也看勸也又云朱子曰白虎通

曰王者平日食晝食晝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師官自且飯

以下蓋三飯○又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

飯言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

邪記者起數以亞其仍魯之舊以見其昔之僭邪

少師曰樂學講述云齊魯樂皆自適是去此適彼似避地之意河漢海皆曰入是深入不返似避世之意○大全注氏曰此篇者先齊魯樂後此章不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惑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盡無所用矣每逃感散無一人樂工皆去樂音絕矣夫子初心欲定

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故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毀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相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曾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

樂以示來世而乃廢絕如此。此章所記雖若汎及其實。深有感也。夫集註裏即孔子史記世家

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入也

目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入雖然而黑順然而長眼如望聖人視也奄有四方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未必夫子之通義

云以章首無字曰二字故知之周衰樂廢鄒嶧山折衷云夫意重在夫子正樂之功上少重魯義意如有用我子路篇苟有用我者

○周公謂魯諸說辨斷董思自云此章以篤親作主而厚大臣厚故舊皆推親親之心以及之則由此而選用人才亦不過刻所謂無所不厚者也○存疑云不施其親即篤於親也○又云四者皆

思厚之道乃魯初之事叙於魯衰之後傷今思古之意也下章亦是此意○文林貫旨云親以九族之親言太且是在上位的故舊就世臣之家說集註施陸氏本作弛詩絕反○通考仁山金氏曰施

開元本作弛則孟蜀石經也右第十章章圖猷陽朱氏曰此章見君子待人忠厚之心○周有八士諸說辨斷云羅近溪曰周之盛時人才不可勝紀此八士者只據一家統一家如此

天下可知而今也則亡矣八士乃南宮氏文王時為虞官故魯昏臣曰文王詢於八虞及武王伐商命伯達遷九鼎於洛邑命伯适散鹿臺鄭玄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皆非也一母

四乳生八子是晦庵子疑出的以伯仲叔季四字俱雙耳亦難必其真○揚明云八士南宮氏文王時皆為虞官國語云文王詢於八虞波家周書克殷解云乃命南宮忽振鹿台之粟南宮伯達與史

佚遷九鼎蓋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适尚書所謂南宮适即伯适也○集註解云八士者南宮氏文王時為虞官故魯昏臣曰文王詢於八虞及武王克商命伯達遷九鼎于洛邑命伯适散鹿

台之財，鄭玄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皆非也。四乳八子之異，出繁露，不沁用八子命名，以韻奇。今咸陽縣東北五十里有八士塚。○騶鳥瓜反。○通義兵氏程曰：騶鳥瓜反，合正其音，更作古花反。音瓜。○記善人之多。大全陳新安曰：記善人賢人之隱，遜而終以周盛時賢人之衆多，其有傷今思昔之心乎。惓惓通義云音權亦作拳。○中庸拳拳服膺注拳拳拳持之貌。○字彙惓達員切音權。惓惓謹也。○劉向傳：雖在獸獸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無間然泰伯篇音無間然。有第十一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記善人之多。

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論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

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騶鳥瓜反。○或曰：成王時人或

日。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節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

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九卷終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上勉於黃氏曰此篇所記不過五八日子張子夏子游曾子

貢皆孔門之高第蓋論語一書記孔門弟子之答問於其篇映將終而特次門人高第之所言皆為一篇亦以其學識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欽△大全新安陳氏曰所記五弟子張三章子夏十一

章子游一章曾子四章子貢六章顏博莫△大全新源輔氏曰顏博篤實省以

質質言子子資質次於顏曾顏曾學力有非子子所能及者顏之穎悟知之夙

徹行之又至曾子篤實行之固至知之又徹子貢則穎悟於知而不足於行子

夏則篤實於行而不足於知焉△通義金仁山日子貢子夏雖詳而記子張之言在篇首故以名篇

○子張曰士見危○大全新朱子曰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西河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

謹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

畏思哀其可祀矣致命謂委其命猶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

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子

真氏曰義敬哀皆言思致
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
惟義是御有不存思而失
也△△△△△△△△△△△△
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
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
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平時
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
人好養謹厚已養之有素
矣一旦且臨大變必應能於
臨死而必死焉否則臨財
利而苟得臨喪祭而苟且
何望其臨變故而能死哉
△揚明云見危如遇君父
之難△△△△△△△△△△△△
父母哀是極其慘怛之意

平其可皆有未定意
○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
具惟信其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看此說弘篤猶言弘教相似△象引云執德以行言信道以知言理也揚明云
是守德是道之得於心者
不弘守之太狹而以片善
自足焉能為有焉○徐
岩泉初問曰焉能為有無
不是不足為輕重只就道
德上說如若存若亡之謂
亦如○焉能為有有下
文林貫首云焉能作何足
△又云有無作輕重看
此章明學者為學之弊
○子夏之門人△△△△△△△△△△
請尹氏曰子張所言泛交
之道也子夏所言擇交之
道也泛交而不能擇取禍
之道△朱子曰泛交而不

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
能為有焉於處反亡讀作無下同○有
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
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
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
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
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

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
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
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
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
然損友亦所當遠
○子夏曰雖小道
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
為也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
耳自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
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

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及
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非
入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
厚薄離和靖非以子張為
不擇○初學大略當如子
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
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
際之道成德大畧當如子
張之說然於有大改者亦
不得而不絕也以此處
其度幾乎△蒙引云子夏
之病在有所拒子張之病
在無所拒若子夏說出所
以當拒者子張說出所以
不可與者亦必拒之則皆
無所破○子夏云何文
林貫且曰云何如言謂何可者是有益之交與是交不可者是損友損友是絕所聞是聞于平日師友
之言篤賢是敬其有德者客眾是包容其不賢者善是獎美之意善是善行集註有過高上知
新日錄徐若泉云註中謂子張有過高之病不知此言非過高也君子周而不比處便是如此不切

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

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

已之所采有○尹氏曰○子夏曰博

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

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

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

所在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

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

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以此便

是微上微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

於論文耳註中說不出子張病痛右第三章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論交友之道而見子夏言辭之病

○子夏曰雖小一揚明不小道凡一偏一曲道術之出子旁門而不軌于正大者皆是致推而極之也遠遠大也圖雖云可觀是足取者兼至理所寓日用所資△又云致推而廣之也遠指天下國家

萬世泥行不去也泥如泥塗之消物不能前進△又云不為指小道說集註百家眾技山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法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舌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林希逸曰耳目鼻舌不能相通言耳不能視目不能聽口不能嗅鼻不能味各隨其所能故曰皆有所明△通義程氏復心曰自

家眾技用於世而不可無者耳目鼻舌用於身而不可無者耳明於聲目明於色鼻明於臭口明於味皆有所明者也然耳不能明於色而為鼻不能明於味而為口是不能相通者也農圃醫卜之

技正猶是耳以其有用故必有可觀以其不能兼用故致遠恐泥然夫子但曰必有可觀致遠恐泥集註取楊氏之說則斷之曰非無可觀致遠則泥蓋欲學者知君子之決不為而以爲戒也右第四章

○子夏曰日知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見君子不為小道之故本全注氏曰此章當與時章參看此以每日自曾言嘗以時時言宋子有云而今

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之便是不長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此論之學者誠不

可不時習也能從事於子夏之言而加以時習之功其度幾乎△存疑云日每日也非是一日故下

云月又云所云兼知行日知之知對無忘說非知行之知△通義程氏復心曰或有謂上句屬知下

句屬行者却不然蓋兩句皆兼知行說未知未行者謂之所亡已知已行者謂之所能日知其所亡

所未有是包知行說△郝鹿野主意云所下謂未聞未見者所能謂已聞已見者俱以知言不兼行說石

此章勉人進學之辭既欲知新又欲溫故○子夏曰博學○大全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礙否朱子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着九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俱是次序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少得又掉若只管洗洗底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洗濫走作仁便在其中△微言手觀濤曰博學不止聞見是於事事物物上體認天理△存疑云篤志專心致

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及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

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

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文飾之也

志也△講述云此以教知言仁教知非仁在教知之中博學四件平重故以博學為綱下三者為目切問而一西山真氏曰切問謂以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難後獲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沈然馳騁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

○子夏曰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節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

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

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

求而自至之辭以此例之則仁在其中者亦是此章言學問思辨之事而仁在

前篇凡言在其中者皆不

△通義行山金氏曰集注

求而自至之辭以此例之則仁在其中者亦是此章言學問思辨之事而仁在

前篇凡言在其中者皆不

其中蓋謂從事四者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也中庸安行爲仁及行近乎仁而孔門問仁者夫子皆於行上正之如答顏冉樊遲可知集註微上微下雲峰胡氏曰微上微下集註兩處程子之言樊遲問仁章曰微上微下初無一語此則曰微便是微上微下之道彼所言者仁也言行是微下言操面蓋背尊恭而天下下是微上此章未及力行爲仁之事學問思是微下仁在其中是微上通義東嘉史氏曰微上微下之語程子兩章所言皆是自始學至成德之謂如此章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四者本只是學者致知之學所謂微下者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死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所謂微上之道以類而推大全朱子曰以類而推只是傍身曉底檢將去如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便推類去愛物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又因這件事推去理會那一件事只管他地換將去只管見疑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近如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學友濶在使費力只見難只見遠勞而無功三夏下略云釋此謀遠者勞而無功右第六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專爲學之事而有得仁之道仁以德言

○子夏曰百工揚明云百工是百梯工匠肆是店舍事造作之事△大全陳新安曰此重在君肆與學○顧其事△大全陳新安曰此重在成事與致道△文林貫旨云君子指宰道之人說△覺路云蘇子瞻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莊忠甫曰不思不勉之謂道有思有勉之謂學人必以思而致不勉以勉致不勉徑造則無成肆非事也而可以成事學非道也而可以致道集註存疑云集註有二意雖云二說其義始備然須以前說爲主右第七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爲學以求造道之極致

○子夏曰小人△文林貫旨云小人是小爲善之人△存疑云如曾以周公之過來解釋齊王是文過但他是爲君文過此是爲文其過△徐若泉云看一必見其自欺之心微集註文館之也

大全通考程氏復曰平聲是自然之文去聲是着意去文節死若各自不同右第八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教人改過而爲微成之辭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蒙引云君子有三變言盛德君子如此莫指孔子然孔子必如此望之儼然○舉一身言即之也溫指見於面者△文林貫旨云君子指孔子△揚明云三變猶云三樣不同一時並形不是臨時變換△又云望之是遠看即是就身述○大全勉齋黃氏曰儼者手恭而足重溫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存疑儼然者貌莊禮恭如泰山喬嶽無一毫輕浮之態也溫者氣溫色和如春風暉日無後厲之色也言厲者義正詞嚴是非非確乎不可易也嚴而溫溫而厲君子自來如是本無

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乎而後可以有爲○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德小德猶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子游曰

子夏之問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知之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

三夜三交者自他人見之
爾爾溫潤而爾大全記
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
焉溫潤而澤仁也積德以
栗知也△鄭氏聘義註曰
色柔溫潤似玉也積德也
栗堅貌△大全通考程氏
復心曰謝氏發明得交字
分曉所以足程子之說謂
非有意以變一語正說得
聖人氣象出有第九十章
圖鄒陽朱氏曰此章見聖
人氣象

○子夏曰君子信存疑
云信而後諫固是亦有雖
不信而不容不諫者其子
比于是也信而後勞亦有民未信而不勞者如子產為政民欲殺之是也子夏特論道理必如
此然後盡善耳非為未信皆不可使民讓上也△揚明云信是平日愛民之心出於至誠而民信我
勞以力役言信而後諫揚明云信是平日出於至誠而君信我諫有匡正意△知新日錄徐岩泉

其本如大學正心子夏聞之曰噫言
誠意之事則無有
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
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彼列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
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
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
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
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
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

云註中謂交乎不是若欲交乎於民非朝夕之故况君門遠於萬里讓讓之臣豈能交乎得盡百

十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明上下之交以孚信為本

○子夏曰大德大全新安陳氏曰書曰不終細行終累大德畢公懋德克勤小物越小大德小子
惟一以此律之此章之言信不能無弊也△甲第六大德猶言大節指細常倫理言△又云小德猶
言小節指威儀文辭食息起居之類由入揚明云出入是或出或入即踰閑無害可畏可△通義
自雲許氏曰大小精粗無一不合於理左可謂君子小德出入可也是子夏不求備於人然一向以
小德為輕事則不務細行終累大德矣故吳氏云有弊關關也通義仁山金氏曰謂如以木
闌遮防人出入也律闌入法漢書內之關中關若今句闌也百第十一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論
立身處事之道而見子夏言辭之病

○子游曰子夏揚明云小子指聚弟子當字作於字看抑作特字看未指小學為末務歸末也本
蒙引云本末二字子游以大學小學言差序字夏以始卒二字替他使見子夏見識高於子游此
篤實之效也△文林貫百云未是小學的末務本是誠意正心之事子夏聞之曰噫直解云噫是
嘆息之聲△吳省菴引庸云道字以教人之道言一孰字在教者心上看蓋教有先後之分而心無
先後之異△微言王觀濤曰二君子之道俱就教人者言區別屬草木大小說而學者淺深自在譬
如上誣猶罔也他方量向淺我乃示之太深明是無罔他亦有始有卒二有字是一齊都有不假漸
次也集註誨人出論語述而篇天者遠者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
小者近者灑掃應對大全新朱子曰灑掃應對是事所以灑掃應對是理事即理即事道散在萬
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差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缺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謹獨但不知無
事時當如何耳謹獨須實動靜做工夫始得△存疑云灑掃應對只是敬敬者理學所成終故曰便

可到聖人事形而上。太全勉齋黃氏曰形而上謂超乎事物之表專指事物之理言也。洒掃應對事雖至粗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無大小者非以洒掃應對為小形而上者為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雖至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無大小也。洒掃精義。易下繫辭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云云。存疑云洒掃應對是粗者精義入神是精者。精粗都是一般道理。故曰貫通只一理。洒掃應對之所以然即理也。所以貫通只一理。物有本末。出大學經一章。是其然。太全勉齋黃氏曰。然猶云如此也。其如此者。洒掃應對之節文。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文著見者。如此也。陳新安曰。程子此處說謹獨與大學中庸之謹獨小異。此只是謹小事。無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意。陳氏

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唯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唯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

所云謹獨以誠其意與程子此語不相妨。非以解程語也。欽。太全通考金仁山曰。程子此章發明聖賢圖與集註之後。指本末深淺言。程子先後指教者。次第言前一條釋子夏正意。四條辨子游本末之說。明子夏充卒之意。在第二三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論小學大學。而見子夏辭之病。

○子夏曰。仕而學。存疑云。仕而優則學。指已出仕者言。學而優則仕。指未出仕者言。揚明云。優字是有餘力勿作暇日。陳新安曰。優有餘力。大全新安陳氏曰。行有餘力。餘力猶言暇日。是也。在與學。太全慶源輔氏曰。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故曰理同。然仕則以陳力就列。致君澤民為事。學則以誦詩讀書格物致知為事。故事異。新安陳氏曰。仕者先盡仕之事。有餘力則益及於學。學者先盡學之事。有餘力

則仕。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極其文飾也。揚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

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極其文飾也。揚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極其文飾也。揚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

則始及於世石第十三章章

圖都陽朱氏曰此章明社

學相須而見當務之急

○子游曰喪致_上大全上兩

軒張氏曰喪主于哀致者

自盡之謂若毀生威性則

是過乎哀者也△圖離云

喪是父母之喪致極其哀

痛迫切無所不用其情△

脉云此章探喪禮之本當

親之喪必誠必信必致乎

哀而止哀之不致有不察

自止者止即至善之止

註喪與其_上出于八俗篇

不若禮不足禮記檀弓

上云喪禮與其_上哀不足而

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子游曰吾友_上燮屏解云難能是為人所難為之事兼知行說△又云然字義為難能未

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子游曰

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子游曰

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過高而

火誠實惻怛之意○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

與並為仁矣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

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

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

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曾

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

病其心德之未純也_上行過高_上大全及峰饒氏曰行過高難能少誠實惻怛_上無誠實

則不能全_上心之德無惻怛則不能全_上愛之理石_上五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弟子自相評論而

不許以仁以_上德言

○曾子曰堂堂_上大全新

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難

能以才言皆自高之意並

實其也△圖離云堂堂即

升堂之堂此言其造詣之

高廣_上不可輔_上通義

王文憲曰兩輔字釋正字

氏曰此章弟子自相評論

而不許以仁以_上德言

○子游曰吾友_上燮屏解云難能是為人所難為之事兼知行說△又云然字義為難能未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

與並為仁矣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

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

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

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曾

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

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

固所自盡也於此不

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

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

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

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

孝行雖有可稱而皆

不若此事之為難

○孟氏使陽膚

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

怨天惡地皆在△通義釋

氏復心口自致者不待人

勉而自盡其極之義其他事尚待人勉只有親喪出於人之真情不待人勉故夫子嘗曰喪事不敢不勉子張曰喪思哀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比皆是此意△甲第云自致是致其真情△直解云致是推致其極的意曾子說我嘗聞夫子有言常人之情于凡應事接物之際真切懇到處少苟且忽略處多未有能自盡其心推之以至其極也求其能自盡者必也于父母之喪乎蓋于于父母本天性之至親而况居喪之時又人道之大變惟是這個時候其哀痛迫切之誠發于至情而不吝已云云
傳註親喪固△山孟子滕文公篇△大全張南軒曰人於他事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其他亦推是心而已

○曾子曰云云孟莊子人物備考曰孟莊子名速魯子之子魯公族大夫也△講述云莊子獨能不政其父之臣與政皆不可改其心有所以不忍故也夫以用人行政之大皆已所得事爲之曰猶常存乎不忍死親之心此所以爲難能然其不政亦以獻子所用所行皆善人善政不必改者故不政爲孝若其不善則蓋愈幹難尤孝之大者故元祐之政熙寧爲見而紹聖之紹述則非矣是難能也大全南軒張氏曰以爲難能特曰不易耳蓋難與父之政誠善矣固當奉而篤之若不幸而悖於理害於事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親也孟莊子之所以終不政者意者其事雖未爲盡善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於政也△胡雲峰曰二章皆曰吾聞諸夫子饒氏以爲曾子尊其所聞如此尹和靖作論語解所謂愚聞之師曰亦如此愚謂宋子得於延平者亦然石印八章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稱其孝道之節

○孟氏使陽膚人物備考曰陽膚南武城人曾子弟子也陽膚其人陽膚其也失其道失教養之道△存疑云氏之所以爭鬪而致訟者起於情義乖離不相維繫也存疑曰五而遂何事鬪而致訟訟訟者其迫於不得已也陽膚不知也言者言其之聰明能得其情△楊明云散乃不親不遜意父是憫民父稱刑情即犯法之情由故其犯法△蒙引云犯法者民也所以致民犯法者上也

散父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

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

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居

張南軒曰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蔽其過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德愈光焉△揚明云更是改仰是仰其無過人皆仰之文林貫耳云仰之是仰望其

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入常自警言者不可下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

道德日新之意△字彙云

件魚兩刃與首望也又心

慕之辭○子貢曰文武之道

圖都陽宋氏曰此章美君

子改過之善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

焉學問從學何人是以世

俗專門之師窺聖矣△文

林貫曰云焉學是問何所

從矣子貢曰文武之道

蒙引云此道字指讓誦功

烈禮樂文章之類非指道

之全体也彼賢者識見明

敏則有以記其大節不賢

者識見雖稍劣亦有以記

其小節或記其大或記其

小小大雖不同要皆是有文武之道焉

者記其小夫子則於不賢者而學亦者然既無往而不學則自無往而非師矣亦何常師之有△通

義東嘉史氏曰文武之道集註謂文武王之讓誦功烈與凡周之禮樂之善皆是也饒氏謂此首

紂本無罪而○子貢曰君子之過也

虛被惡名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

皆仰之更平○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

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子貢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

下焉字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

下焉字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

下焉字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

下焉字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

是道之相者集註以此為道似乎小小道字蓋形而上者謂之道自古及今道何嘗墜地文武之道

所以未墜於地者以其在人故爾太子叔捨合渙方始足成全體大用愚按或問文武之道為周之

禮樂宋子曰此固好高者之所小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者效之則可見矣若曰道

無適而非唯所取而得則

又何難墜且何必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而後得師邪此所謂人正

習老聃長弘邾子師襄之

傳曰若人太廟每事問焉

則廟之祀史亦其一師也

大率近世學者習於佛老

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慕

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

不可以不戒也然後所謂

無適而非道者亦豈難於

禮樂名物之間哉但了真

好室好室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七人曰仇

不入其門則不

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

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

也在人言人有能

○叔孫武叔語太

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

潮○武叔魯

大夫名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

州仇

可憐懇切委曲詳盡其所以為天下後世厭實慕虛者之戒可謂遠矣以此為防不意再傳之後
氏所疑集註之言果皆出於其所已辨而又自以為是也噫又何怪乎聖人之道一再傳後而有莊
周之荒唐也饒氏此意正與楊氏說伊尹樂堯舜之道為耕食鑿飲出作入息者相似朱子深非其
說推彼可以明此矣賢者識張何初曰在水仰月而月在水盆水受月而月在盆月無大小不應
作江水盆水有賢不賢之識亦如是馬不學天全新安陳氏曰焉寧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誰何所
不從學此論夫子之學而專言文武之道者蓋列聖道統傳在文武而文武之道統傳在孔子故也
文武之道無往不在夫子於文武之道無往不變惟聖是主初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大全集刻
聖之大成歟集註諷訓講述云諷訓是言語功烈是事業禮樂文章是法制百第二十一章音圖
鄱陽朱氏曰此章推本聖學所傳之緒

○叔孫武叔圖解云使朝臣知之沮其用也魯大夫名州仇古註焉云魯大夫叔孫州仇武
謚子服景伯蒙引云賢人之道卑淺而易見聖人之道高深而難知△文林貫直云告是有不平
之意之字指仲尼與子貢之道官牆二字平着及肩喻道之卑淺窺見明其易見室家之好喻威儀
文辭之盛天子之牆文林貫直云宗廟之象比道德之章象百官之富比道德之富盛○通義云
七尺曰仞詳見孟子盡心上得其門者存疑云惟心能知故口能言心說不能知則口安可言○
文林貫直云得其門指夫子高瞻廣遠的門知神化之域者象是少猶言問或有二人○揚明云
云指子貢賢仲尼之言△通義釋氏復心曰及肩之牆不得入而室家之好已可窺數仞之牆不得
入則宗廟之象百官之富不可見叔孫武叔能窺子貢之牆者也若夫子之牆得其門而入雖七十
子之儔如顏曾輩自莫有之況武叔乎其以子貢為賢於仲尼蓋亦自是矣百第二十三章章圖鄱陽
朱氏曰此章言象聖人道德之淵懿

○叔孫武叔蒙引云踰過也不是躡攀之意如丘陵雖高日月猶在其上便是踰了○微言李
山曰日月以高言何傷於日月則以明言○文林貫直云無以如言無用為此毀人之事集註太阜
日陵通義云阜房岳及山無石也多與祇同通義云祇同謂其義同更分量也大至厚齋馮氏曰重
謂斛斗升合小大不同也

右第百二十四章圖鄱陽
朱氏曰此章發聖人道
德之崇高

○陳子禽謂圖解云謂
是私相議○脉云為恭指
宮牆日月之說尤以子貢
賢不下夫子特曲為推遜
耳子貢曰君文林貫直
云君子指學者言夫子之
不甲第云以神化之妙
言天可為孟子盡
心下篇充實而有光輝之
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人
子之得存疑云立之極
其生也是養民事制而里

得其門者或寡矣。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

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

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

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

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

教樹立道所以立之道引也引之使就道也是教民事立學校明禮義道之以德皆所以道之綏安也謂安也也此立尤深立如樹初種根入地紮則培養深厚根深着地矣故曰綏立之固也動是鼓舞作興使之歡喜踴躍進於道而莫禦也比道之形深○楊明云是說言為輔相非為君也○文林貫百云四之字俱指民言○又云斯字有即速意○又云立之是植民之生○文林貫百云其字指立行綏和之神○大全勉齋黃氏曰立之謂制其用思道謂道之以德綏謂撫安之也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深也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教化之施斯立斯來斯和皆天下風動之速○陳子所謂於變時雍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謗自絕於孔子多與我同道也。不知量謂不首知其分量。○陳子

貧謂子貢曰子為茶也仲尼豈賢於子

乎推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

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

聲○責子。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

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不可為也。化不

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

也。升。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

也。雅和也。莫不尊親。中庸三十一章曰。凡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如喪考妣。書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聖人之神。孟子盡心上篇曰。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

神之哉。同下篇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捷於梓鼓。上蒙引云。梓鼓影響自三般意。鼓應梓影。應形響應。○

大全新安倪氏曰。禮記土鼓。貴梓音。左傳成公二年。在榘而鼓。榘音。梓音。本本作梓。漢書地鼓之。梓音。風無反則此梓字不音梓。若音梓者乃乘梓。海之梓也。右第二十五

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賢義聖人功化之神妙。堯曰第二十一。集註。凡二章。道考勿斬。熊氏曰。一章。堯舜三王之章。三章。為政三章。為君子。大。○黃氏四。曰。泰伯篇。未堯曰。首章。效堯舜禹湯文武之

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稱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梓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存疑云此章歷敘舜

舜初武之事以終論語二

十篇之意見孔門之相授

受不姓乎三帝三王之遺

也○陸象岡拙講云九字

着力看請是真龍執得中

也○中就施於政事者言○

通義自雲許氏曰堯伊初

比帝堯之弟年十五其為

唐侯年十八踐天子之位

居位七十載欲遜位於有

德於是四嶽舉舜命之為

百於此時洪水九年堯即

舉禹平水土堯七十二載

已八十九歲薦舜于天使

殺天子之事而命之曰執其中

國名督喪之子年三十歲四嶽薦之於堯為百揆三十三歲授天子事年六十七而堯崩服三年喪至

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以帝位之辭咨

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舜亦以命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曰予

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謙緯之說姓名見於圖錄而為言也聖賢言中有二義太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目聖人之道雖行時止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大全程氏復心曰天祿謂天所賦予人君之崇高富貴也舜亦以命禹通義許白雲曰禹姓姒氏宗國君鯀之子舜舉之於堯平水土為司空二十二年而為百揆又二十二年而授天子之事又十七年而舜崩服三年之喪而即天子位在位八年前後八十九年曰予小子

圖維云皇天也皇皇后帝天之神也尊稱之詞○揚明云帝臣泛指天下賢人不蔽是舉用之意○文林

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

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一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迷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

貫旨云簡是鑒閱之意。○
蔡虛齊曰有罪者我不敢
赦而弗誅至於天下之有
德者皆上帝之臣我亦不
敢蔽而不用蓋其有罪也
有德也皆已經聞於上帝
之心我惟聽上帝之命而
已○大全朱子曰簡閱也
善與惡天皆知之如天點
檢數過爾之有善也在帝
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
履歷湯各疏世本云湯
名天乙孔安國云至爲王
改名履用玄牡夏一揚明
云玄黑色牡牲牛也用玄
者未變其禮○記檀弓上
夏后氏尚黑大事飲用會
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翰
云大賚是矣栗散財與窮民○

於責人之意此其
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
富
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
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
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雖
序云賚所以錄善人蓋本於此
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子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
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
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
夏后氏尚黑大事飲用會
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翰
云大賚是矣栗散財與窮民○

殷後發紂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所資不止善人而善人獨有加厚之典云云○蔡清曰周
天下而太資之中又獨於善人是加厚焉此說與註反不可用
也查予也言所以錫予會人也雖有周親陸聚崗拙講云此皆武王
必勝之理下二句見伐商
有不
言○大全厚齋馮氏曰微
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
諫而死雖紂至親不獲服
也予小子既獲石人祗義
上維蓋武王有亂臣十人
皆爲用也奉天討罪以罪
已爲本故曰禹湯罪已其
興也勃焉
孔氏孔氏
名安國西漢曲阜人前漢書
有傳謹權量一微言李彭
山曰權量曰謹使得其平
也法度曰審使得其當也
廢官謂雖有其官而徒擁
虛名者則修之寔其職也

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
囚復商容之位二者皆人心之所
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
寬
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
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
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生之以
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
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
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於是而

興滅國繼... 脉云滅國存人無國復封建以興之絕世有國無入釋旁支以繼之逸民或為約所播棄者須舉用之滅國繼世先世有功德於民民所欲繼也逸民有才德民所欲舉也從其所欲故歸心云云○存疑云帝王之子孫無其國而又滅者則開封而興起之或有其國而國猶已絕者則搜尋子孫使養其緒而繼續之

也。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子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

德之重民之食如民事不可緩是也。重民之喪使慎終重民之祭使追遠也。無非立人紀而厚風俗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孔安國註曰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惟食。△孔安國云民以食為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孝養皆聖王所重。寬則得眾。甲第云寬自蒞民言寬大而不殘則得中是天下歸附也。又云信自身令言一誠而不欺也。民任是民倚賴于我意。○又云敏自勤政不怠荒言功是庶事畢舉意。○大全陳新安曰寬者柔之中敏者剛之中信中之實公者中之休也。○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述治道相傳之統無非中也。

○子張問於... 直解云子張問于孔子說君子出而用世當何所作爲斯可以居位而爲政乎云云。○文林貫旨云尊是奉行意義是利於民者屏除去意惡是有害於民者斯可斯字作則字看。○又云不費是不損己之財勞是勞民之力欲是心有所慕不貪是人不以爲過取泰是休養命泰不驕是無益高意威是容兒莊麗。○揚明云人字無分於衆寡事無分於大。○又云儼然若君子身上說畏是畏其德威。○通義仁山金氏曰子張問古論語分此下自爲一篇題曰子張問。○大全朱子曰謝氏云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饑不寒何費之有。○大全張南軒曰道使民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也其寔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則又何怨之有。○大全張南軒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矣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也爲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欲仁其本歟。○仁山金氏曰君子不畏衆而窮寡不重大而輕小視之如。可謂泰矣然無一敢慢者是不驕也君子臨民以莊蓋

以嚴敬持已而已非以此
加人也改威而不猛子曰
不敏揚明云不戒不告
戒於平時遠考成功暴是
急遽無序慢令說得寬緩
致期是刻日催促賊是殘
害意○又云出納是出此
納彼者是不果決○徵言
王觀濤曰不戒與慢令相
似但不戒是全不告戒却
倅然要立視其成功是急
遽無漸而為暴慢令是出
令延緩却刻期取必是有
心恨人而為賊不可分大
征貢賦說○大全朱子曰
猶之均之也如言一等是
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此
各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
人遲疑不決若果實便賞
遲疑之間歷縮新
情便說事機如李絳勸憲
宗速賞魏博將士謂若待
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
歸上矣政是此意若
是有司出納之間各惜不
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為
政大禮却不可如此當與
便果決與之○通義

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

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

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

威而不猛乎馬於子張曰何謂四惡子

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

自雲許氏曰上人能教之不至於犯法則可不教之而至於犯法却刑之則是殃民凡欲賦稅起復
之類當先出號令限定幾時期民自然去辦集號令不豫及期却更逼迫則害其民三言皆足急迫
之惡出納文是悠緩之惡上三惡重下二惡輕○通鑑漢高祖九年韓信問漢王曰
今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
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
仁疆孰與項王漢王良久
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
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
諳言其為入項王唯○金

竹筍及漢書作意為神陸
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其賢
將此時匹夫之勇耳項王
見入恭敬慈愛言語嘔嘔
四○又漢書作狗
首則人有疾病泣涕分飲
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
刻印○印也○敝忍弗能
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吝謂之有司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

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

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

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

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

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

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

刻印印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
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
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子
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子
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程子曰知命
者知有命而

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詳言為治之要

○子曰不知命蒙引云知命非特泛泛然知之而已是臨利害之際而惟命之安乃為知命○圖解云知命是洞見理之本原非知吉凶禍福之命○覺路袁七澤曰此命字即天命之謂性之命學者而不知天命雖行詣極其究建立極其備亦只是日用不知之百姓公孫文子曰脩心而不知命猶無室而歸禮即克已復禮之禮不知禮則渾是人欲之私其身類然屈於萬物之下而顛且仆矣故曰不知禮無以立○文林貫旨云命以天之賦予言君子與僇侔小人對者○大全輔慶源曰此命指氣而言謂貧賤富貴窮通得喪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而信之始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故全得我之義理所以為君子○濮直翁貞義云此三者不必求之在天之命在古之禮在入之言也惟求諸吾心之良知而不以毫私欲蔽之則於斯三者不待慮而自無不知矣不知禮文林貫旨云禮以一身威儀揖遜之節言立是有持循的意○脉云禮是大理之節又知禮不徒是鹿得就有躬自體會的意思立者德性堅定也勉強把持使非立云云集註不知禮則雲峯胡氏曰集註字是形容無以立三字耳自無所加是懵然不知有可立之地手足無所措是茫然卒無可立之地不知言無文林貫旨云至是言有得失在內知人是辨他立心的邪正○脉云言根于心因言以知心方是知言不知言就是不知人註中則字俱落一層一說知入非知人品直知所以為人之理亦是○直解驚頭云自仲尼焉學西章便是把論語之道歸着在孔子身上堯曰以下三章則直述帝王之統而以孔子從政之累與知命之學繼之使盡旁達兩邊事見論語一書所以繼堯舜以來相傳之統者自以此兩端耳學庸孟子俱從此實補推行說去的○通義金仁山曰論語二十篇格言多矣至此篇論帝王相傳與為政之累而又以此三言結之蓋切要丁寧之語中庸之篇始言下理中散萬事言至誠之道至聖之用可謂詳矣而未竟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以推至其後亦

是如此又論語起止都說君子語錄亦每每起並說愚謂篇首君子是盡其在我聽其在人篇末君子是盡其在我聽其在人篇首君子之量篇末君子之守人而勉不得命允則無以為君子矣右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學者自棄之弊

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不知禮

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無以立也

無以立也所加手足無所措不知言無

以知人也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

夫子之非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十卷終

